

怎樣保障世界和平

戰時小叢刊第四十

怎樣保障世界和平

胡愈之等著



戰時出版社刊行

巴圖魯
圖書館
三民主義

6
183

戰時小叢刊之四十

怎樣保障世界和平

戰時出版社刊行

目次

和平不可分論.....	胡愈之	一
戰爭國的神聖同盟和民主國的和平怠工.....	F白黎	七
戰爭威脅下的世界和平.....	李維諾夫	一二
國際安全保障問題.....	李維諾夫	一八
集體的反侵略與集體的保障和平.....	李維諾夫	三一
加強國聯的威信.....	李維諾夫	四三
和平國家團結起來.....	李維諾夫	五三
蘇聯是世界和平堅強的支柱.....	李維諾夫	五六
中蘇與世界和平.....	王亞南	七七
保衛中國就是保衛和平.....	英國共黨	八四
中國爲保衛和平與自由而戰.....	柯格萊	八七
中日戰爭與世界和平.....	毛澤東	九〇

和平不可分論

胡愈之

「我們要求和平，但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斯大林

「在永久的戰爭中，人類變成偉大了。在永久的和平中，人類却要毀滅了。」

——希特勒「我的鬥爭」

「一種聯盟的目標，而不包含戰爭的願望，那是無意義而且不值得的。」

——同上

在這年頭兒，名詞是最不容易用的。許多名詞往往給人誤解到可驚的程度。比方把「救國」兩個字解釋作「危害民國」，把「和平」解釋作「不抵抗主義」，這一類纏夾二先生現在是正多着呢。

因此，本文開頭，有把「和平」這一個普通的名詞，作一番解釋的必要。

表面看來，和平只是「戰爭」的反面。但在實際上，和平的主要含義，却是「侵略」的反面。「侵略」和「和平」是絕對不相容的。但是「戰爭」和「和平」却並非絕對不相容。因為反侵略的戰爭，是為和平所必需的。反之，不抵抗主義者，在客觀上幫助侵略國達到侵略的目的，所以反是和平的罪人。



「和平」「安全」「不侵略」這三個名詞是不能分開的。在消極方面，沒有侵略的事實的存在，在積極方面，有相互安全的感覺，這樣才實現了真正的和平。但要達到安全和不侵略的目的，却不能不有反侵略的戰爭，或者反侵略的戰爭的預約。這證明和平並不是消極的反戰爭。就保障和平的主要國際條約而論，國際聯盟盟約並沒有把一切戰爭都一律排除，因此頗爲少數和平主義者所詬病。不過國聯盟約，本身雖有缺點，但是沒有完全否定戰爭這一層，却不是最大缺點。反之，像巴黎非戰公約那樣，並沒有反侵略和安全保障的規定，只是空洞地否定一切戰爭，對於維持和平，反而不及國聯盟約那樣有效。

明白了和平這一個定義之後，方才可以談到和平不可分論。

「和平不可分」是集體安全制度的一個基本原則。集體安全制度的贊成者和反對者，都以和平可分與不可分爲論爭的焦點。現在先從和平不可分說起。和平不可分論是有經濟的、政治的、法理的道德的這四種論據：

經濟的論據 市場和原料的爭奪，是一切戰爭和侵略的根源。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市場已擴張爲世界的市場，原料也按照世界的規模分配着。一個地方貿易和生產的變動，立刻就影響到全部世界。在無組織的資本主義生產中間，市場與原料的合理的分配，成爲絕對不可能。因此假如一個地方的貿易生產起了變動，全世界經濟就立時失却平衡，所以爲爭奪一個地方的市場和原料的戰爭，往

往擴大而成爲世界的戰爭，在互相依賴的世界經濟關係中間，要在某一特殊地帶內，單獨消除戰爭的根源，是斷不可能的。

政治的論據 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和平是倚靠各主要國家的相互對立關係——也就是勢力均衡——而暫時保持着。要是在一個地方和平遭受了破壞，整個國際的對立關係，就起了變化，全部和平再也無法保持。所以就政治上說，局部的和平很少可能。

法理的論據 在一個國家之內，一部分人要是可以隨意破壞法律，逍遙法外，其餘的人民便決不會得到法律的保障。在國際社會也是一樣。假如一部分地方和平遭受破壞，國際法和國際條約便失掉了效用，世界其餘部分的和平，便無法保持。

道德的論據 這更容易明白。假如世界一部分地方和平遭受破壞，而其餘部分不加干涉，這證明和平只是爲了一部分國家自身的利益，而非一切國家共同的義務。這就等於宣告和平的破產。

依照以上的論據，和平是不可分的。要有和平，就是全般的和平，而不是局部的和平。世界上有一個地方沒有和平，全世界也就沒有和平。

但是這樣的說法，對於帝國主義，尤其是對於法西斯國家，是不利的。法西斯帝國主義者另有相反的說法，就是說和平並不是不可分的。他們的論據是這樣的：

第一、集體的和平，就是集體的戰爭。假如全世界國家都受共同的安全公約的束縛，那麼世界上

一個角落裏發生了戰爭，就會立刻變成了全世界的戰爭。所以要減少戰爭的危險性，只有使戰爭局部化。要使戰爭局部化，則一切保障安全的條約，應當以雙方條約或局部安全條約爲限。

第二、國家的外交政策，應以本國利益爲其唯一前提。一個國家對於一切國家的安全，負擔普遍保障的義務，不免和本國利益有損。

第三、以少數強國的同盟，來担任和平的軸心，這比較更有實效。反之，各國一律以平等地位，參加集體和平組織，足以使國際政治，失去中心，對於和平，是十分危險的。

但是這三種理由，只是帝國主義者的表面的說法。帝國主義者表面是主張和平的，而實質上是反對和平，主張戰爭和侵略。上述的理由，不過是一種掩護的策略而已。實際上法西斯帝國主義者反對和平不可分的原則的真正理由，就只因爲這個原則是根本不利於侵略戰爭的。法西斯主義者唯一的目的，是侵略戰爭。侵略戰爭決不能一下子就以整個世界來做目標。這必須是逐步漸進或者用個別擊破的方式。法西斯國家主張和甲、乙訂結同盟以侵略丙；達到目的之後，便進一步和甲訂結同盟，以侵略乙；更進一步，則連甲也成爲侵略的目標了。因此法西斯主義者始終主張部分的和平；部分的和平，在實際上只是部分的侵略而已。

所以主張和平可分割的，實際上不是「和平論」而爲「侵略論」。凡是認爲和平可就局部範圍建立的，凡是認爲和本國利害無直接關聯的地區，不論和平或戰爭，都不必加以過問的，這都是間

接幫助了侵略戰爭。在戰爭未爆發之前，一切國家的外交家，連侵略國家的外交家在內，沒有一個不稱道和平，主張和平，要求和平。但是誰是真正的和平論者，誰是偽善的和平論者，這最好是用和平不可分論來當作尺度。主張和平不可分的，一定是真正愛好和平的外交家。反之，反對和平不可分論的一定是以和平爲名而實施侵略戰爭的外交家。

這不僅是一種理論的衝突。大戰以後二十年來，和平不可分論與和平不可分論這兩派的外交，始終互相對立着。戰後國際聯盟的成立，這是完全根據於和平不可分論的。但是後來許多國家，懷疑國聯，不參加國聯，都只因爲不贊成和平不可分論的緣故。美國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內，主張國聯成立以後，各國不許再有局部的聯盟。這對於和平不可分論，可算是十分澈底的。可是後來連美國自身都沒有參加國聯。近年美國的外交，始終保持着亞美利加主義的幻想，以爲只要在新大陸保持和平，世界其餘部分的和平和戰爭，都可以不加過問。我們相信在世界其餘部分一旦大戰爆發，美國這種態度是必然要變更的。最近這幾年，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或則退出國聯，或對日內瓦表示消極，並且另外成立了德日協定，日意協定以及柏林羅馬政治軸心，以代替集體安全制度。這些充分表明法西斯國家的對外政策，是與和平不可分論背道而馳的。蘇聯和法國是忠實於和平不可分論的。只有英國却動搖於兩者之間。從新羅迦諾條約問題，格外可以看得明白。德國認爲新羅迦諾條約應限於保障西歐一隅的安全，反對蘇聯加入，而且反對法蘇互助公約。儘管希特勒提出了一篇的「和平

計劃，但是德國這種態度，是反蘇聯戰爭的一種準備，乃是很明顯的。反之，法國主張新羅迦諾公約應該包含東歐的安全保障。但英國則徘徊於兩者之間。這樣便造成了新羅迦諾公約談判的僵局。

英國的徘徊動搖的態度，從英國對遠東的政策也可以看出。雖然上次帝國會議中，澳洲首相萊昂斯提出了太平洋互不侵犯條約的計劃，但是張伯倫和艾登却置之不問，甚且和日本進行雙方合作的談判。英國對於和平不可分論，沒有信心，從這裏可以看出。

但是最近這幾年來，每件事實都證明和平不可分論是正確的。就最近幾年的三次重要的侵略戰爭來說，一在亞洲的中國，一在非洲的阿比西尼亞，一在歐洲的西班牙，表面上這三個地方的戰爭是不相關的。但實際上，假如不是日本首先向中國進攻，而得到勝利，墨索里尼未必有這胆量，敢在阿比西尼亞用兵，而西班牙戰爭的延長，和法西斯國家的積極干涉，是由於滿洲事件和阿比西尼亞事件的後果，這也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關東軍武力佔領瀋陽這一件事，不只是破壞遠東和平罷了，而且也破壞了非洲的和平，歐洲的和平。要是滿洲事件發生之後，中國軍隊實行抗戰，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都對侵略國實施制裁，不但遠東和平可以保全，也許阿比西尼亞可以不至於亡國，西班牙內戰，也不會像這樣的擴大吧。

說到西班牙內戰，從開始的時候起，已經不是內戰而是外來的侵略戰爭，弗郎哥不過是執行德意兩個侵略國的命令而已。但是英法政府却認為只要把戰事限制在西班牙國境以內就沒有事了。

這有矛盾生了所謂「不干涉政策」但是不干涉政策的結果，只是便利了德意干涉西班牙內戰。直到現在，戰事一天天擴大，國際形勢，一天天複雜，恐怕到末了，伊卑利亞半島的戰亂，將不免成爲歐洲大戰的序幕。假如英法當局明瞭和平是不可分的，開始就援助政府軍，把叛軍消滅，歐洲和平斷不至像目前那樣危急罷。

不錯，我們不能相信戰爭是一定可以避免的。中國反抗侵略的戰爭，固然是必要的，就是世界大戰，照目前的局勢，也免不了有一天來到。可是維持和平，正像堵決口一樣，在這最後一天到來之前，假如能夠用一切和平力量，把每一個小決口都堵塞了，說不定洪水是可以避免的。假如依然不可能，那麼在大戰爆發之後，一切和平力量聯合起來，可以把戰爭縮短，而使侵略國不能達到目的。這比之家袖手旁觀，讓侵略國個別擊破這方式，要好得多。

總之，和平是不可分的。只有建立集體安全制度，才能促成集體的持久的和平。而在我們被侵略的國家，更只有堅決抵抗侵略，才能以我們自己的主動力，促成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的建立。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戰爭國的神聖同盟和民主國的和平忘工

下白黎

——爲布魯塞會議而作

最近一星期是世界和平事業最慘澹的一個星期。世界上兩處戰神猖獗的地方，侵略者都得到了進步。

在西班牙和在中國，人們又看到了民主國的連帶責任。十一月二日，英國政府決議派商業代表赴薩抗曼加斯（西叛軍首府）同日又悉英國將承認薩拉曼加斯駐倫敦代表，因此，該決議的作用是不容懷疑的。無論艾登怎樣聲明，這是部分的外交上承認叛軍，英國作這一決議的那天，正是墨索里尼飛機慘炸列尼達的那天，弗郎哥得到外交上承認的時候，正在弗郎哥封鎖西政府口岸潛越作戰權利之後。此外，叛軍領袖更以下的禁令通知外國領事：禁止船隻夜間通過西班牙領海，禁止船隻進出西政府口岸，宣布沒收西政府口岸洋面的一切貨物。

弗郎哥的此種舉動自然是與不干涉沒有關係的。但法國政府却保持着對比勒牛斯山的封鎖。法政府將怎樣同意英政府的態度呢？十一月八日艾登在衆議院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且回答說，已經不斷地把事情通知法國，但英國政府並不擬要求法國同意。法國關員應在法英合作的此種解釋中得一些教訓。

英國決議的目的是在影響法國政府。這一目的部分的已經達到了。張伯倫首相已把承認弗郎哥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了。即使法國政府不敢步英國政府的後塵，但它却找到繼續堅持不干涉政策的根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所謂不干涉政策的擁護者，採用怎樣不正確的理由。人們根據一些幻

想的消息，說意大利放棄西班牙冒險了，說意大利已經召回它的步兵了。這種消息是沒有一點正確性的，雖則所謂西班牙之友以廣布此種消息之責任。相反的，對馬洛爾加的攻擊從沒有這樣激烈。人們相信輿論，說意大利既放棄它的冒險事業，開放比勒牛斯山的門戶是不必要的，而比爾保將軍正在進攻巴利爾，他將從巴利爾出發作密洛爾加和馬德里的總攻。

另一在今日用以反對西班牙的危險理由是，因為民主派的事業已經失敗了，改變對西班牙的國際政策是無濟於事的。這是怯懦派十五個月以來常說的傳統論據：「三個月以前西班牙還有救，現在已經遲了。」對於此種失敗宣傳非以全力予以打擊不可。一年前，人們駭怕馬德里在幾日之內便要陷落。馬德里依然如故。

一年前共和政府沒有陸軍。今日共和政府的抗戰有五十萬的兵力。事實是民主派在最近幾天內已能成就多次的勝利了。此外，事實是叛軍雖在北戰場獲勝，但六星期來未能開始對馬德里的進攻。

在西班牙和中國的戰場上，和平力量的抵抗力非常強大。但應予此種力量以鼓勵和幫助的力量却對此種抵抗力怠工。

在這一觀點上，布魯塞會議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布魯塞會議是一切有意於維持遠東和平的國家都參加的。這些國家的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

的優勢很大。至少遠超過日本侵略者的勢力。侵略者的勝利不但對英美是顯明的危險，即對於法國亦然。印度支那的報紙已明白表現它們對於中國戰事可能發展的不安。最後要說的，暹羅在經濟上已經是依附國了，變暹羅為日本保護國的計劃是有的。

侵略者特別容易受窘。他需要用以生活——尤其是用以作戰——的物品，而這些物品又只能仰賴於有意於維持和平的國家。因此，只要共同努力就可以強迫侵略者放棄它手下的犧牲者，強力恢復知平。

現在是問題的另一面。當布魯塞會議正在開會的時候，德意日簽訂了一個協定，它們在這一協定上公布了它們的志願：干涉一切它們所認為有「共產主義破壞」危險的國家。

此種信條威脅着一切愛護和平的國家。一切國家，只要日本、德國或意國垂涎它的富源或領土，都可以被稱為共產主義的國家。

換句話說，布魯塞會議在討論一種已經開始的侵略，而侵略則聯合他的兩位卑鄙的弟兄公布他將來進行別種侵略的志願。

和平國家怎樣予以回答呢？從第一天起，布魯塞會議主席斯巴克外長就宣布會議不是法庭了。他們的集會不是為了審理和處罰，而是為了敷衍一切「合法的利益。」在此種情形下，個別的國家想第二次邀請侵略者。因為怕被嚴厲拒絕，人們走了另一條路。人們給他一個怯懦溫和無以復加的

牒文。在這牒文裏人們差不多還向天皇道歉，說因為這一着妨害了他對中國城市的轟炸。

接着就是開始等待。爲了便於會議延會和挽救會議的面子，艾登提議組織小委員會，它的任務是與日本政府取得聯絡。這一委員會組織起來與否以及它的成分如何，現在還不知道。無論如何，艾登是想——意大利日本同盟者——參加在裏面的。

這就是說，英國統治階級對於瓜分中國的問題已經決定態度，已經承認華北日本保護權的建立了。這是布魯塞會議到現在爲止的結果。這是值得一切和平之友的嚴厲批評的。

無疑義的，如果美國代表援助蘇聯代表李維洛夫的努力，一如羅斯福總統支加哥演說後所能期待於他們的一樣，那會議的面貌，便將另一樣。如此，美國總統的演說非在法國和英國得到熱烈的歡迎不可。但事實並不如此。

羅斯福總統會號召各民族成立和平民主陣線，旭丹和張伯倫回答他說，法國和英國拒絕思想上的十字軍。

事情不是永遠可以等着自己來結束的，和平勢力既藉口不願成立十字軍而拒絕和平勢力的團結，而軍閥日本，希特勒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則對全世界公布了它們以侵略爲目的的神聖同盟。布魯塞會議的經紀人，是值得在和平怠工者的座位上，挨着倫敦委員會佔一席的。

（譯自德文 Rundschau [評論週刊] 四九期）

戰爭威脅下的世界和平

李維諾夫

——在列寧格拉的演說辭

我們的和平政策，在下列各點中業經具體表現，即我國曾向國聯提出完全裁軍及部份裁軍計劃，曾與十一個鄰邦中十國，締結不侵犯條約。（惟日本拒絕締結。）曾提出不侵犯定義，而經十一國接受，曾提出其他相類之建議案數起；我們不但注意與鄰邦敦睦，並主張保障一切民族安全。我們從和平不可分割原則出發，曾同意參加地方互助公約，而與法國及捷克締結互助協定；曾加入國聯，以測驗其作為和平工具的作用，曾參加一切以組織集體安全體系為目的的國際會議。不幸世界各國，甚至其中主要各國，並非一律都能表現與我們相等的誠意和一貫的態度，而與我政府同樣進行締造和平工作；這些國家，似乎一致承認，對於和平及各該國本身利益嚴重威脅，係來自法西斯侵略國，並在原則上接受作為國聯基礎的集體安全概念，但是他們仍不肯超越公約與宣言之外，而空談與宣言，則對於侵略者又不能發生影響。

帝國主義，也就是擴大領土，侵佔他國土地，掠取殖民地，奴役其他民族的傾向，一切資產階級國家，幾莫不多少有之。惟自世界大戰後，其中數國，對於用誠實方法取得的產業，已感滿足，目前似乎還沒有進行新的侵略之意。此外，本具此意，而迄今尚不敢昌言無忌者，自亦有之。惟有三國則公然毫無

願忌日，日昌言，決計不問一切國際公法，不問一切國際條約（連自己簽定的條約在內），決計侵佔他國領土，祇要其力能及；從而乃堅拒一切和平組織的集體合作，他們宣佈這種侵佔政策時，完全不顧一切，面目猙獰可畏。有時不但虛言，並加以實行。而一部份國家，居然仍對其侵略性的宣言，表示懷疑，乃用盡外交手段，請牠對於這種十分明白的宣言，加以證實，及作更恰切的證明；這種國家，時時對侵略者提出如下的質問，內稱：「貴國會聲明不承認國際條約，甚至實行加以破壞；貴國又聲明，不準備尊重他國之安全與完整，事實上並會對某某數國之安全及完整，加以剝奪。貴國會聲稱不與吾人合作，事實上並會拒絕參加國際組織之集會。惟余等所知，關於貴方情形，是否正確，以及貴國心中所思，是否與口中所說相同，不敢妄斷。今謹請貴國加以證實及恰切之說明。」云。嗣後，雖已得到答復證實，而質疑之舉，仍不停止，有時且以口頭詢問為不足，並向侵略者提出書面的質疑表，請其答復。內稱：「請君自承為侵略者，」及至侵略者傲然將該質疑表，擲入字紙籠之後，但是仍然不肯停止，而反派遣正式及非正式使節，或閣員或其他政治家，親往求取證實及恰切的說明。這種探詢之舉，有時所得答復為公然的侮辱，而其後對於這種侮辱，也居然復向侮辱者請求證實及恰切聲明。所不幸者，乃侵略者不但加以口頭或書面的證實，甚至為特別明瞭起見，並對妨礙其行動的徒腳上的痛瘡，加以力蹴，而於自己的侵略計劃，則積極加以執行。這樣，國際上就發生一種分工制度，一部份國家專蹴痛瘡，其他則經常質疑，而等待證實及恰切說明。

我們可舉西班牙事件爲例，德意兩國利用該國將領的叛變，（而叛變之舉，也就是該兩國所操縱組織成功。）早已公開遣派軍事上的人力及物力，援助叛黨，而他們底重要利益被意德此種干涉西國內涉行爲加以危害之其他各國，乃對該兩國宣言曰：「貴國當然無意干涉西國內政，截至目前以干涉者，當係因誤會而起，此點應請加以證實。同時吾人當不加干涉，而吾人雖有充分權利援助西國合法政府，當亦不加援助，吾等並當簽定條約，組織委員會，加以觀察。」云。於是條約即經簽定，委員會亦已實行觀察，但意德之干涉，則日甚一日。嗣後因蘇聯政府的要求，曾在西班牙海陸邊界實施監察，但是這種監察辦法，瞬即發生漏洞。大批外國軍隊及軍用品，依然潛入送與叛軍，委員會於察及此一切事實後，復向意德兩國請求證實。並對之宣言云：「君等本意當然不願遣派大批軍隊往西班牙，現在所以派去者，當係出於誤會，君等無派兵駐於西國之必要，故當願加以召回。果然，應請君等加以證實，吾等當準備以某種方法，便利君等所保護叛軍將領，並對西國合法政府，加以封鎖，借報君等之惠。」云云。但德意兩國則不問證實與否，仍繼續出於誤會，增派新的生力軍及軍用品前往西班牙。結果，西國內部本來在數星期內即可由合法政府平定的叛亂，就擴大成爲含有國際意義的大規模武裝衝突，這衝突已延長年餘，什麼時候才可以結束，到現在無法預料。

正因爲國際公法全被蠻橫踐踏，而所謂大國者，一律束手無策之故，侵略國乃得步進步，繼續掠取侵略新根據地，世界其他地方也就發生新的侵略行爲。我們可舉出遠東方面又一實例，日本已派

遣大批軍隊，侵入中國，佔領多省的土地，對於中國城市，濫肆轟炸，實施歷來公認爲戰爭的一切行爲。日本並昌言於世界，宣佈將繼續進攻，一直到自己所定的任務，完全達到；一直到中國和他直接談判，也就是投降的時候爲止。日本又公然遍發警告，聲明決不接受任何國家之調解。中國則根據國聯盟條約文，請求國聯保護，於是國聯組織一委員會，該委員會更組織一小組委員會，其後則致公函一通與日本。內稱：『貴國進攻一舉，吾人未加同意，當係出於誤會，爲此謹請來此一談，加以證實。爲使貴國在吾人羣中不感孤獨起見，吾人已同時邀請貴國之良友德國列席』云。

然而日本的復文，則證實他並非出於誤會，聲明他進攻完全是有意行的行動，而堅持僅能與中國在後者完全屈服條件下談判。此項復文，使國聯一籌莫展，於是國聯就決定將問題移交與遠東事件有關的各國，即九國公約簽字國解決，而該公約也就是業經日本二次破壞的。

於是比京會議就被召集，而蘇聯雖非該公約簽字國，也被邀請參加，這次會議的活動，我在某國報上所見的漫畫，最足加要說明，該畫繪十八國年高德劭的代表，共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曳引致與日本的巨函一封，納於郵筒之內，此函內容，各位都知道，就重行要求日本證實他是否有意侵略中國，並詢問他是否願意暫停侵略，接受調解。

日本證實不久即到，其中用頗含麻煩的辭句，聲明他進攻中國純屬有意，並且有一定目的，聲明日本不須任何國家調解，而僅願與中國談判，並聲明比京會議所能貢獻者，只有一條強迫中國投降

的道路。這答復的結果，使比京會議與國聯相同，也歸於一籌莫展，於是會議就只好閉幕。

我感覺諸君對於有經驗的資產階級外交家的不能理解侵略者策略的用意，頗覺奇特。諸君似乎以為他們的表示不信這侵略的宣言，乃純屬僞飾，我們的請求證實及恰切的說明，實在是進行與侵略者勾結的烟幕。諸君自然有這種猜測的權利，惟我因本身地位，當然不應表示這種懷疑，我祇能對於他國的官方立場加以申述，其他惟有聽諸君自行猜測。

上述一切，是最近國際外交界的情形。至於蘇聯外交立場，諸君從國內報紙上應已深知，毋庸我加以贅述，總之，我們每遇適當機會，即使與自身利益無關的時候，也必定切實聲明，願與一切大小國家平等合作，對侵略者給與集體的打擊。但截至現在，還沒有給與打擊的集體。就我們本身而論，我們深信侵略國自己的宣言，我們甚至於侵略未經公開宣傳時，即認識侵略的存在，及至侵略者將其侵略行為宣言公佈時，則我們即使承認其中不乏恐嚇詭詐的成份，當更深知這種宣言實在是對於和平的重大威脅，而無須證實和恰切的說明的。

當然，侵略者不致時時指明其侵略的最近目的地，他將舉出許多方面，使他人不易在最受威脅，一面採取適當步驟，為擾人視聽起見，他常用聲東擊西的方法，有時並採用一種天真爛漫白戲法，聲稱正團結數國陸海空軍力量，向共產國際理想，實行打靶。

惟有一件事實是真實的，就是侵略者都缺乏持久力，而正因準備戰爭及業經進行的冒險事業

之故，他的經濟資源已枯竭到這種地步，他國內力量如此削弱，以致他們不敢進行嚴重的長期戰爭，從而將來繼續侵略時，不得不覓取抵抗力最弱的路線。

這種抵抗力最弱的路線，他們在我國邊境必不能覓得，這些我們是明白的，他們自然也明白。他們深知蘇聯的國防力，並不依賴國際勾結，而全賴紅軍、紅海軍和紅空軍日益增大的威力。他們深知我們領袖斯達林，在經常注意的國家機構一切正當業務中，尤其注意國防問題，保衛我國領土，不使一尺一寸淪于敵手的問題。

作戰準備，是開始于平時，其中除其他一切外，並包括在隣國境內組織間諜網，成立執行各種任務的機關，即現在通常所稱爲「第五縱隊」。諸君已聞捷克近捕獲間諜約達千名之多，同時危害法國的嚴重陰謀，亦已發覺。但是我們可能的敵人，當然知道在這方面，他們也不能于蘇聯境內，發現抵抗力最弱的路線。他們深知建立軍火庫、要塞、砲壘，以及組織利用這種設備內奸隊伍，在某些地方或有可能，而在蘇聯則絕對沒有。他們深知我國內政委員會決不容許這種計畫成熟，其警覺性和力量亦敏銳和強大，足以從根掃滅一切託派及法西斯派的間諜破壞機關。我深信，全體蘇聯公民，全體民族，這時候必在唯一偉大不可抗的意志下，共同表現團結與統一，以保衛我們的祖國，粉碎一切進攻的企圖！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國際安全保障問題

李維諾夫

——在軍縮會議席上的演說辭

法國代表團請我們勿作含糊的概論，而要各國代表團明白表示對法國計劃的態度。我對此項請求完全表示同情，且認為與本題同屬一體。我們太喜歡答應研究提案，而不認真加以實際的研究，甚至并不加以考慮。大會已收過若干提案，然我們是花了整整一年的功夫在延宕上，而在討論上，推託於將來，或以之付諸專門委員會的冰箱內，我可以確告我們的法國同僚，就是對於提出在我們蘇聯代表團面前的一切問題，一向是坦率而誠意地談論的，現在必不把他們所說的話來斷章取義，而願把他們的態度加以確切的解說。法國代表團要我們提出對於他們提案的「考慮過的贊同」或「正確的批評」，我將努力於此兩者。

蘇聯代表團已以極濃厚的興趣，研究過現在正在討論中的法國提案，我欣然宣布其中有若干條可以得蘇聯代表團的擁護。我國絕不願小視這些提案的重要性，可是仍不得不說我們並不能從中發現任何軍備縮減的新的提案，縱或其間找出這一種新的提案的話，也是以絕對視大會是否接受法國安全計劃（The French Scheme on Security）而提出的。我們被請先制成具體的前提，此項前提，應使我們往後能討論軍縮的辦法。我們提醒我們自己一件事，即早在一九二七年之時，在

預備會議席上，法國代表團，由現任法國外交部長的彭古君（M. Paul-Boncour）嘗要求會議在制定軍縮大會的草案前，應先考查安全問題，或者并無不合，該提案曾經其他代表團贊成，結果設立一特別仲裁安全委員會（Committee For Arbitration and Security），該委員會於兩年之間，產出若干提案，并着手於軍縮大會的草案。

我若是回潮這件事的話，半是對法國政界的始終一貫與堅定不移表示應有的尊重。不過現在不知是否安全委員會所制成的提案不滿法國代表團之意；抑係因被其他代表團拒絕，我們又遇到了法國關於安全的新提案。這意思便是說預備會議做了四年的軍縮工作之後，於大會的第二年我們又被掣回到五年前的地位而不得不從新把軍縮問題丟在背後，再來從事於安全問題，讓我們希望這個循環莫再重演一遍，再過五年之後，我們不致又回到今日所在的地方來。

蘇聯代表團在預備會議及本屆大會，均嘗一再表示其對安全問題的態度。蘇聯代表團絲毫不欲忽視安全問題，對其絕大的重要性是透澈認識的。但是我們向來深信，且現猶深信：所有國家最好的，假令不是唯一的安全保障，當為完全廢除軍備，或者在最短的可能期間內儘可能作最大之縮減。我們一面認為，且現在猶認為，由其他任何方法所得的安全問題，是極其複雜，且易引起嚴重的政治問題與國際糾紛。難於短時期內出乎意外的得到解決，這樣把安全保障問題拿來討論，即無異是要將軍縮的一切理想擱置到一個無限的長期。

但是這問題顯然是不能逃避的，倘若僅僅因為這問題是由一個強大的國家提出而該國的代表又嘗宣言非至這問題解決，他們不能擔負關於軍備或減縮的任何義務。所以，我們若想前進，而不是在兜圈子，我們便得鄭重考慮法國提案，而決定有無可能以根據這些提案，或其他代表團對於安全所提出的提案，以得到一種國際同意，從而進行討論軍縮問題，又或這種同意是否是不可能，假如是不可能的話，我們便不得不承認因某數國的態度，整個軍縮與安全問題實在解決不了，更得承認人類是不能從國際間的會議所可解除軍備的重負與戰爭的苦危的。兩者無論是一樣，都必可使大會的命運不致永在混沌之中。

推行「非戰公約」不附任何保留

回到法國備忘錄的本質，我覺得不得不申述僅僅其第一章涉及現有代表出席本會議的各國。其餘各章則似乎僅為現有的國際組織成未來自動的組織着想。例如第二章係對國際聯盟各會員國而言的，第三章及第五章的相當部份，則僅及於歐洲各國，且係與國際聯盟有正式關係的，第四章為簽字於華盛頓海軍公約各國，地中海各國，并且還須這些國家甘願認國際聯盟的議決案對於他們有拘束力。撰著此數章的人，可料其并未計及他們申請蘇聯參加其組織的事，而蘇聯是在亞洲大陸，如其也在歐洲大陸一樣，既非國聯會員，也并未簽字於華盛頓公約。

因為要把特殊而很嚴重的義務，加之於參加所提議的組織之國家，則此等國家有權要求把這

些義務至少推及其最接近的鄰國，這在我認為似乎毫無疑義。準是蘇聯邊境既不只有歐洲國家，且有亞洲的國家如中國日本等。此數國事先被摒於所提議的組織，以此得免負新的義務，自然是難望蘇聯自身應擔負這些義務的。還有，履行這些義務，與履行的方法，完全歸國聯行政院去決定，此又爲法國提案的這一部份原意并不擬適用於蘇聯的又一明證。

以如此情勢，蘇聯代表團認爲對於法國備忘錄第二章至第五章所載提案，目前無作詳細分析的必要，且蘇聯代表團對此等提案的某數項，如設立國際武裝軍隊等，於法國代表團首席代表泰狄歐 (Tardieu) 提出軍縮大會時，卽已表示其意見。但仍保留若該提案所對的各國準備接受時，有折回本題之權。

我業已指出，法國提案中，僅第一章中所載論列解釋非戰公約 (Kellogg-Briand Pact) 簽字各國所負的義務，及將其大加擴充的各項，可以認爲係對有代表對在此出席的各國，包括蘇聯而發。我可以說蘇聯代表團對此數提案並無異議，且願準備簽訂一種包容各項的條約。不過我仍大胆依我的意見，下幾點極適宜的觀察。

我以爲我們的目的若果是在增強兼推廣非戰公約下的義務，我們不得不同時負責使業已履行的義務，對於所有簽字各國，皆依然完全有效，而不爲某數國爲其本身而提出的保留——實際取消整個公約的保留——所限制或縮小。不錯，這些保留并無法律上的力量，因其他各國并未加以允

許，但因有此等情事，已有侵略的事藉之以爲口實。所以蘇聯代表團擬在適當時提議：皆提出此種保留的各國應正式予以否認，否則便應以一種國際協定而遞集其一切法理與道德的力量。

誰來決定那一方是侵略者

再則法國提案對於破壞公約的國家，這便是說，在任何武裝衝突中被查出爲侵略者的國家，規定有相當的國際制裁。這就免不了使我們要有這些問題：怎樣決定侵略者，與誰來決定侵略者？顯然的，我們必須或專爲此則成立一特別的國際機關，或則以必要的司法權，付之於公約簽字各國的一次大會。二者之中無論那一樣，決定對於任何一國有如此重大性的一件事，如加以侵略者的烙印，以及對之施行國際制裁，是不免要發生公正問題的，這個問題各國皆大感興趣，而我所代表的國家尤爲特感興趣，而對於此點，十足的坦白與相互的諒解亦不可少。

我們代表着在全世界中改變了其政治體系 (Political System) 而造出了一個嶄新的蘇維埃政制，毀滅了資本主義，而正在建立着新社會秩序 (Social Order) 的唯一國家，同時所有其他各國仍爲資本主義的統治 (Capitalist Regime)。諸君都知道，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是很不合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胃口，所以當時甚至企圖以干涉的方法在蘇聯內恢復資本主義制度，至少是以分解的辦法，圖縮小此新國的幅員。

這些企圖毫無結果，且并未作二次嘗試，但不能謂新企圖的意思業已完全放棄。反之，我們知道

許多國家極端有力的政治家、大政黨領袖、過去未來甚至現在的政府人員，都還在懷抱着這思想，就是差不多以進攻蘇聯做了外交政策的中心，即是之故，而竟與墨守舊俄時代思想的離國俄人，從事密切的組織與財政聯絡。

這是必須承認的，資本主義的世界，就整個而言，對於一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尙未完全融洽，因而繼續對這樣一個國家加以敵視，這種敵視不斷以各種繁多的種類而表現。

一年一年興起的許多種色不一的反蘇運動，我將不一一列舉來使你們厭倦。我祇說一句，即就兩半球各國而論，大多數都還未與蘇聯成立正常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都還在對之施行「杯葛」(Boycott——抵制)。「杯葛」是所提議新的制裁之一，將來施之於侵略者的。

在此種情勢之下，自然可以問一問：任何國際機關，當其全係由敵視蘇聯的資本主義世界的代表所組織，並且也許大多數各國政府的代表正在抵制它時，蘇聯是否可望其對之有公正的態度，與無偏的決議；在我認為，對於這個問題，似乎不能有兩個答案，若有人懷疑這句話，我要建議：請他設想假使世界各國都已成立蘇維埃制度，且正從事於建立社會主義，而祇有他一國是一個僅有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那麼，我要求他告訴我們：他是否肯以對於其國本身有切膚利害的問題，交給一個完全由蘇維埃各國政府代表所組成的國際機關去解決？只要費一刻的思索，就可見目前對蘇聯的態度存在一日，蘇聯何以一日不能承認受如國聯大會、國聯行政院現有的國際法庭仲裁法庭等一類國

際機關的拘束，雖然在原則上絕不拒絕國際合作與國際仲裁的意思。每一次談到設立具有司法制裁及類似機關的機關，這問題於我們便成爲嚴重。在此種情形下，我們應要求這些機關的構成，應保障我們得到與資本主義所享的同量的公正無偏，這是很自然的。像這一種要求，蘇聯代表團當於因法國提案而討論設立此種機關之時提出之。不過，我們不以爲在履行此種合法要求時，會遇到若何嚴重的實際阻難。

戰爭與侵略之不同意見的結束

無論是怎樣組成，凡受命來決斷誰是侵略者的任何機關，在現存情勢之下，都必定要經歷非常的困難，就僅爲了「侵略」兩字無普遍公認的定義，且在實際上與理論上，對於此點意見皆極不同。這事的困難，特別是從非戰公約簽字時所提出的保留上顯露了出來。

這些保留的意義何在呢？不等於某些國家堅持着不管有無條約，在某些事例之中，或在地球的某幾部份之內去作自由行動嗎？而這些事例是什麼，地點在那裏，則留待每一國去自己決定。這樣也許可以問問那些前此用爲戰爭藉口的情勢，有什麼保障可使其不被視爲這種事例呢？

經驗已使我們得見無數的及種種的情勢用作爲侵略的口實，例如：欲開發某一地天然富源之欲求，某種國際協定之侵犯，某一國所採的手段對於他國物質利益的損害，對於自願冒險在某一國內居留僑民之保護，某一國既得權之侵犯，革命與騷亂之發生等等。這一類進攻口實，不是行之於中

古，也不是過去數世紀間，而正是行之於晚近。

此種實際行爲且伴隨各種新理論而益增多。這似乎成爲現時的一種傾向，即以他國實際混亂的或指爲混亂的狀況，以投資的數量或在他國的特殊利益，以指稱某國在他國缺少某一種狀況，以戰略上的情由，以欲將一國的自衛線遠過其本國疆界等，作爲進攻的口實，最近且更有一種新理論，即以戰爭爲保證和平的一種方法。

如果這種理論得以廣佈，且由國際仲裁者即國際法庭的法官，取爲依據，穩可預言在武力衝突中，必定永遠找不到侵略者，惟可成立相互的侵略者，或相互的防衛者；尤甚者，防衛的一方將被認爲侵略者，而侵略者則反視爲防衛者。

諸君是知道的，就是法庭準確依照法律行事，也不一定能下公正的決斷。此點有一事證明，即兩起司法當局，以同樣的法律爲根據，對於同樣的案件，所下的判決，也有不同的。然則法庭於不必定須遵從任何法律或指導綱領時，如望其能作公正的判斷，其成份又該減去多少，而且這不恰恰就是現須施用非戰公約的一個國際機關所處的局勢嗎？這裏並不是國民個人的利害的事，而是國家與國民的利益問題。

我們若想得見非戰公約，連法代表團所提的擴充，得以見諸實行，而使那由這些擴充而有生命的國際機關，得到最低限度的權力公正無偏與信任，我們顯然不得不予以訓示以爲其指導，意思

就是即須首先便對戰爭與侵略下一定義，將侵略與防衛分出區別，并對過去我們所習聞常見的侵略偽謬口實，一勞永逸的加以貶斥。蘇聯代表團已把我剛才所發表的意見總括爲「宣言」，敢以供諸君之考慮。

蘇聯代表團對大會宣言之提案

「李維諾夫於是提出下列宣言草案。」

大會認爲一般安全及便利得到一種作最高限度的軍縮計，須將侵略極精確的下一定義，以除去其口實的任何可能性；

承認各國對於獨立安全自衛有均等權利之原則；

出於一種願望，即爲全般的和平計，保證每一國有依其自擇、兼依其最合適之速度、作自由發展之權，保障每一國之安全獨立及其領土之完全不可侵犯，及其對外來之攻擊或侵犯行使自衛，但僅限於在其本境以內之權，更——

願欲對或將被召而下侵略者定義之國際機關，規定必要的指導；
爰宣言：

(一) 在國際衝突中，首先取下列舉動之國，認爲侵略國：

(1) 對他國宣戰；

(2) 不宣戰而以武裝軍隊侵入他國領土者；

(3) 以其陸海空軍轟炸他國領土，或明知而故意攻擊他國之陸海空軍；

(4) 不經他國政府許可，以陸海空軍開入或通過該國境內，或雖有許可而破壞許可之條件，特別如對於停留之久暫，與範圍之擴張；

(5) 對他國海岸或海港施行封鎖。

(二) 不論何種政治的戰略的或經濟的情由，包括在他國領土內開採天然富源，或取得任何種便宜或權利，聲稱在某一國內之巨大投資或特殊利益，或指某一國內缺少國家組織之某項屬性，皆不得承認為第一款內所定之侵略之口實。

攻擊之口實，特別不能根據於：

A. 某一國之內部情況，例如：

(1) 某一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落伍；

(2) 指為行政不良；

(3) 外僑生命財產有可能的危險；

(4) 革命或反革命運動，內戰，混亂，或罷工；

(5) 任何一國成立或維持何種政治、經濟、社會制度。

B. 某一國之法案、法律、或條例，例如：

- (1) 破壞國際協定；
- (2) 破壞某一國或其人民之商業的、讓與的、或其他經濟的權利、或利益；
- (3) 斷絕外交或經濟關係；
- (4) 經濟杯葛或財政杯葛；
- (5) 否認債項；
- (6) 禁止或限制移民入境，或限制外僑之權利或特權；
- (7) 破壞他國正式代表之特權；
- (8) 拒絕允許第三國武裝軍隊過境；
- (9) 宗教的或反宗教的處置；
- (10) 邊境事端。

(三) 遇動員或集中武裝軍隊於界邊附近至巨額數目時，其受此等活動所威脅之國家，可訴之於外交或其他方法以謀和平解決；同時亦可採取類於上述之軍事性質之步驟，但不得越出界外。

總委員決議將上述原則，包入安全與軍縮條約內，或作成一特別協定，以爲該條約上所必要的完整之一部份。

和平乃蘇聯外交政策的基礎

草擬此項文件，我並非絕不注意到國聯所舉行的討論，與對侵略行爲下定義所遭受到的困難。所以法律家或其他專門家對於我們的文件，或許要有一切非難與觀察；我能於先看出他們或許再要指出對「侵略」一詞，下絕對定義的做不到，有爲我們所事先看不出的事件的可能；而最重要的，就是於雙方集中武裝軍隊於邊境時，決定誰是最初的侵略者的困難。

我可以預先答覆這些問題，我們並不裝腔說有絕對的定義，因爲這是很難做到，或難於窺見的。況就我們所知的歷史上的大多數事例，縱非一切的武裝衝突，決定誰是首先宣戰，或有真正侵略行爲的因素，都並不發生真正的困難；從來要起爭執的，就在主旨以及此等侵略口實的正當與否，我以爲最近數年的國際所受理的案件，也可以說是如此。

不過，我承認蘇聯代表團對於宣言間第二款，即貶斥歷史上已有的及將來可以發生的侵略口實的舉例，視爲比其他各款都無限的更爲重要。

我並不確保在剛才向諸君宣言中，一切可想見的戰爭的口實都罄述無遺，的確也並不是我們的目的所在。其實我們說及無論何種情由，都不能用爲攻擊外國領土的口實，這便是連宣言所未加特別申述的情形也包括在內的。

我們是準備承認我們向諸君提出的文件是不完善的，我們準備恭聆諸君的提出異議，并接受

修正案及補充之條文等等的。

不過，所要緊的并不在細節，而是在此項文件下面的基礎原則。此等原則包括承認任何國家，無論大小，既定的及公認的邊界之不可侵犯，否認任何國家有干涉他國事務發展，立法或行政之權。我們在這次國際會議上，應公布一「各國自由大憲章」。只有這樣，非戰及不侵犯的國際公約，才得有真正的意義，使一切國家覺得有相當程度的安全。我們之所以說「相當程度」，是因為我們依然堅持惟有將軍備全部減縮，或儘最大可能的縮減才能保證各國間有十足的安全。

不過，非至除非此點已經履行，我們對於所謂安全問題，仍當努力以求得解決，這不是使之作一種外交折衝的對象。而是不但使強國獲益，且使小國弱國亦獲其益的一種解決。

諸君當察知我們的提案，其意并不在與法國提案競爭，或欲取而代之，不過為其邏輯的擴充而已。這就是何以我們認為在討論法國提案中，將其加以考慮是可如人意的。

蘇聯政府之向諸君提出新提案，完全係由出於與使其提出全部縮減時的同樣願望，這種願望，現正使蘇聯於外交政策中，着重雙方的不侵犯條約——亦即係為使世界和平得到可能的最大保證的願望。我料我所代表的國家和平意向，已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了。的確還有懷疑者與諷刺家努力將其意縮小，謂蘇聯需要和平以從事社會主義的建設，我們并不否認。不過這些人的意思是含有惟有蘇聯可以在和平狀態下建立發展，而其他非和平的狀況，乃資本主義國家所必需的嗎？如果有

哪一國，表示好和平的意向，而解釋說需要和平來發展，我們必不以此去反對他。我們嘗給機會與有代表出席於此的各國，用接受我們的軍縮案，不侵犯條約，以顯出此種意向，我們用我們今次的提案重新再給他們以一個機會。

（國際通訊）

集體的反侵略與集體的保障和平

李維諾夫

——在國聯理事會議席上的演說辭

與破壞和平者合作是不可能的

主席先生，諸位先生們！

老實說，我在這裏講話之前曾感覺到一些躊躇，我想這些躊躇，其他的代表團也會感覺到的。我自問道：一年前十七次大會上演說時，從這個講台上所述說和建議的一切，難道不是還保存着完全的效力，難道還需要加添麼？事實上，那時我們在這裏所談論過的禍害，現在繼續着毒害國際間的空氣和侵蝕國聯。侵略，在理論與實際上，不惟沒有銷聲匿跡，而且相反的，更高的抬起頭來，更無恥地露出它的兇惡面目，以日益尖銳的方式，表現着日新月異和層出不窮的形態。

歐洲西南部的戴着假面具的侵略，現在又加上了亞洲大陸上赤裸裸的侵略。兩個國家都是國

聯會員國和行政院的事務，都遭受者外國海陸空軍武力的侵略。第三國的商船和軍艦成了各種襲擊的犧牲品。主要水路交通，有遭遇海空盜匪的襲擊的危險。國際貿易遭受損失，珍貴貨品被非法沒收和沉沒海底，船上人員被俘擄或被殺，橫行霸道與寇盜行爲在海上猖狂着，最初步的國際公法受到踐踏。所以不久前建立了國際的海上警察並擬定和平時期內戰爭人道化的規律。

在亞洲大陸上，一個國家沒有宣戰，沒有任何的原因與理由而竟進攻一個國家——中國，派去十萬大軍，封鎖其海岸，使世界最大商埠之一的貿易歸於停頓。並且，我們顯然只是處在這些行動的開始，而這些行動的持續與終結則尙難預料。在歐洲，另一個國家——西班牙——繼續遭受外國軍隊有組織的侵略，已經是第二年了，它的美好的京都馬德里和其他城市天天受到殘酷的轟炸，毀滅了成千成萬的生命和鉅量的物質財富文化珍品。另一個城市阿爾麥利亞曾被外國軍艦砲擊。這一切行動都是外國所做出來的，而這些國家對西班牙內戰是不應有絲毫參預的。

這些事件，我們在國聯祕書處對目前大會的報告中是找不到反映的。國聯本應保障會員國的國家完整，維持和平與國際秩序，保證國際條約之不被破壞與國際公法之尊嚴，然而國聯却對這些事變袖手旁觀而沒有任何動作。更壞的是一種意見在加強着，這種意見認爲必須用一切力量來保全國聯像這一處女一樣，使不受這些震天震地的事件所沾染而和這些事件隔絕起來。

這種對國聯的關顧，包含着一個錯誤的見解，這個見解認爲國聯是不能與侵略、專橫、非法和國

際盜行爲作鬥爭的，因爲這些行爲的罪犯不在國聯裏面。他們以爲對侵略的鬥爭只有從與侵略者的合作上或許可以得到成功。這種合作的經驗我們已經嘗試過了。西班牙問題曾由國聯提出而委諸在倫敦特別成立的委員會，即所謂不干涉委員會，以便得到西班牙悲劇中主要犯人的合作，因爲這些犯人受不住日內瓦的氣味。這個試驗的結果是很顯然的，盡人皆知的。簽訂了協定，立即又把它們破壞了，通過了決議而不遵守，擬定了大綱與計劃，反而去抵制和撕破它們，而這一切都是不干涉委員會內某些互相勾結陰謀詭計的國家所做出來的。他們忽而離開這個委員會，忽而又重新回來。倫敦委員會自然沒有達到它的任何一個目標，有着不許對西班牙輸出武器的正式禁令，而對於叛軍的各種陸海空武器的供給，——規模之大只有國家才可能做到，——則不曾停止。不管那禁止外國籍民赴西班牙參加軍。事行動的義務，成千成萬的隊伍，武裝齊全的整師整旅，由軍官與將軍們率領着，在衆目昭彰之下，直接由負有上述義務的國家的口岸出發去援助叛軍。這不是猜想，而是事實。這些事實即破壞這些契約者自己亦並不掩飾，它們的刊物上公開的登載，我們從官場的命令，由傷亡者的名單，由官方來往的電報上都看得到。如果在上述一切外冊再上外國軍艦在西班牙周圍之巡行，用偵查、轟擊西班牙口岸，（如阿爾麥利亞事件，）甚至沉沒中立國商船，即參加封鎖西班牙共和國等方法來幫助叛軍的事實，那麼你們會明白爲什麼在談及對西班牙事件的不干涉時，我們就免不了掉對它的嘲笑。

這就是擺脫了日內瓦氣味，適應着普遍主義的要求的組織之活動的結果。

我請普遍主義的辯護者注意這些結果。讓他們去思索這些結果之原因，他們將會知道：懷抱着不同的目標的國家之間，對國際生活和各民族相互間的權利義務保持相反觀念的國家之間，真正主張不干涉別國內政、保障各民族有獨立、決定國內政體之權利的國家，與真正的公開的主張干涉別國事務並用刺刀炸彈強迫別國接受某種政體的國家之間，是不可能合作的，希望他們之間的合作成功，那只是幻想。侵略與非侵略之間，和平與戰爭之間是不能有融和綜合的。

另一方面，我們有兩個會議即蒙德婁會議和不久前尼昂會議的經驗，雖然這兩個會議不是普遍的，即是說，普遍主義所指的那些國家雖然沒有到會，可是這兩個會議均勝利地和迅速地完成了他們的任務。結論是不言而喻的：問題不在於普遍主義，而在於任何國際組織或會議的參加者，不管它們國家利益之間有什麼分歧，却應該有一個共同的和普通的思想，例如和平的思想，尊敬一切民族之自主與獨立的思想，拚棄以武力為國策的思想，國聯盟約與白里安凱洛公約的基礎思想。

我們知道有三個國家反對這個思想，曾於近數年來侵略別的國家。不管被侵略的國家之政體、意識、物質與文化水平之一切歧異，這三個國家均以一個同樣的動機來辯護他們的侵略，這個動機就是：與共產主義作鬥爭。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幼稚地設想，或竟是假意的設想，只要他們叫出「反共」的字句，那麼，他們在國際上之一切暴惡罪行就一定得到寬宥。雖然他們誇張說他們本國內已經消

滅共產主義，並將完全免除共產主義之害，然而他們還是向遠近的國家滿口愛護地宣稱他們的使命是使這些國家擺脫共產主義。這是用思想鬥爭的方法麼？不是的！是用他們所擁有之一切陸海空武裝力量去幹。他們爲執行這種自稱爲降福於一切民族的使命起見，遂不惜犧牲其本國人民之一切力量與資財，不惜將本國人民之最起碼的物質需要削減到最低限度，削減到饑餓的水平，而這只是爲的得到充足的武器來消滅別國的共產主義。

這自然是武裝干涉別國內政之公開的思想，完全藐視了別國的自主與獨立。我問你們，如果其他民族均沾染了這個思想而互相攻擊，以便強迫別國建立這種或那種政體，那麼，世界會成什麼樣子呢？然而這個思想的創造者自己有時也開始懷疑這個思想之能否作爲國際領導思想，能否說服別人，爲人所接受。於是他們就會由他們的思想高峯上爬下來，而把他們的反對共產主義口號向我們作更通俗的解釋。於是我們將會知道，——我們在百科全書上找不到的，——反對共產主義還有其地質學上的意義，那就是對於錫、水銀、銅和其他礦質的企求。如果這個解釋還不充分的話，那麼，反對共產主義將解釋成爲對有利的貿易的追求。他們告訴我們說，如果西班牙染上共產主義的顏色，則這種貿易將被奪去。但我懷疑，這些是否是反對共產主義之最後的和惟一的解釋。我們已經知道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例子，這個國家富於金屬與其他原料，它並不拒絕把這些金屬與原料輸至他國，與其他國家進行極廣大的貿易，不管這些國家的現存政體如何，或甚至於是法西斯納粹的政

體。再者，這些國家曾經極願得到這個共產主義國家的金屬與其他原料，不僅不拒絕與它貿易，而且方圖最高度的擴大這個貿易，並予以最有利的條件。

我們這樣就看到，共產主義並不足以阻礙與任何國家的貿易，只要這個國家至少能遵守起碼的國際禮節，不作市場上的謾罵，不胡鬧，不公開發聲以貿易的利益益去增加軍備來進攻契約的對方。可是，對於西班牙共和國作任何反對共產主義的解釋都是不適當的，一則因為那裏過去不會有過共產主義制度，現在也沒有；二則因為據我們所知道，西班牙人民是為保持民主共和政體、反對反動勢力與軍閥專政而奮鬥。也正因為這樣，將來我們會得到關於反對共產主義的新的或補充的解釋，也許是政治的，也許是戰略上的，也許是其他的解釋。

野蠻的法西斯扮演文化的「救星」

必須補充說明，反共的口號是日益廣泛地應用起來了。現在凡是講到要撲滅布爾塞維克政權的時候，常常加上「以及類此的政權」的話，人們常時聽見說，一切民主代議制度的國家都快要有布爾塞維克化了。因此也可是說必須大發慈悲把這些國家從淪亡的危險中拯救出來，如對於西班牙則實行武裝干涉與進攻。我們又有中國的例子，嚴格說來，中國還不算民主代議制度的國家；但是對中國的進攻也是在反共的口號下進行的。我們又看見在歐洲那些被人們認為即將成為侵略對象的各國，也都提前被稱為布爾塞維克化或受着布爾塞維克的影響，這樣來做陰謀侵略的張本。任何

國家，只要是侵略國貪婪的對象，就可被稱爲有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嫌疑，因爲這並不需要什麼證據，只是在千篇一律的報紙上或官場的演說中不斷重複地這樣說說就夠了。他們以爲，只要常常重複的說，就可使假的變成真的一樣。

我相信一切有常識的人都清楚懂得反共口號的荒謬和這口號所掩蓋着的侵略動機，但是他們爲着客氣的起見（在這樣的問題上是不宜於客氣的），也就默然聽着和讀着這種胡說。這裏的危險，就是這種緘默會使侵略者認爲是對於他們侵略陰謀及其有害於和平事業的一切不幸結果之默認。我想，現在是停止這種侵略的危險宣傳工具的時候了。凡是真正愛好和平的人們現在應該對其政府的鸚鵡說：一種胡說，即使日夜不斷重複的叫喊，終竟還仍然是胡說；不論侵略用着什麼口號來遮掩，侵略仍然必須稱爲侵略，不能指鹿爲馬；所謂反共，無論是作何解釋，說是礦產的也好，商業的也好，戰略的也好，或是其他的也好，都終究不能使他們所掩飾的侵略，武裝干涉、侵略異國及破壞國際條約的行動得到國際的袒護。現在也應該說，他們這些兇悍的人類盜賊不能代表人類的利益說話；他們這些使原始和中世紀時代最野蠻和陳腐的理論復活的人，不能代表現代的歐洲說話。他們是人類思想最好的作品的焚毀者，是最光明的科學、藝術文學代表的驅逐者，他們受着整個文明的世界所痛恨。當着他們自稱他們要拯救文化並藉此號召進行對他國的十字軍征伐的時候，只使他們自己成爲天下的笑柄。

如果是這樣來說話，那麼就會大有貢獻於和平的事業。

蘇聯在西班牙問題中的立場

近來爲侵略西班牙找尋藉口的運動得到了新的荒謬的理由，他們說蘇聯企圖征服西班牙，或者至少企圖保證牠在西班牙的政治影響來破壞地中海的均勢。目前西班牙內閣總理尼格林先生在這裏說得對，在整個西班牙衝突時期內，蘇聯從來未曾向西班牙要求過什麼，以前和現在，都未曾想得到什麼。蘇聯在西班牙沒有礦產的利益，沒有經濟的利益，也沒有戰略的利益，而且並未計較到所謂均勢。蘇聯所企求的只是要使每個民族有根據其自己底意志來決定其內部政制的權利而不受到外國，特別是外國軍隊的干涉；蘇聯所企求的只是不許在西班牙建立起侵略整個歐洲的新的根據地。蘇聯政府雖然從開始以至現在都未曾承認過在西班牙衝突中的雙方之平等權利，却是牠仍然參加了一切關於不干涉的協定，和同意從軍事行動中撤退一切非西班牙人之提議。蘇聯政府簽訂了國際條約，自然有權利來留心注意以免受着一方實行條約義務而他方則實際上不實行條約義務的欺騙。

加強國聯·提高國聯的威信

諸位，現在不是講對和平的威脅了，因爲和平已被破壞。在兩個大洲上進行着沒有宣佈的戰爭，而這種戰爭的響應與繼起是難以預見的。在當我們在這惟一的保衛和平的國際組織，集會而商討

着怎麼來消除國際間的厄運，來停止既成的侵略，來給被侵略的犧牲者以有效的幫助，來預防那威脅着其他各國的侵略，來澄清國際間的空氣的時候，我們聽到的回答是：普遍主義——這才是我們的救星。有些國家，就從來沒有加入國聯，也有些國家，曾經加入過而又退出了，要問這些或那些——他們是否願意來到或回到我們這裏，有什麼條件，以及他們的意見認為國聯應該做什麼。據某些代表的意見，今天的任務便是這樣。

這個問題在去年的國聯行政院特別會議上我們也曾討論過了，我當時就會指出在我們這裏誰也沒有在原則上反對普遍主義。問題是，這做得到麼？什麼代價？在今天的條件下這能有肯定的結果麼？是否不這樣則國聯真的就沒有辦法？我們大家都一分鐘也沒有忘記國聯裏面沒有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並且真誠地惋惜着。我們知道美國人民酷愛和平而真誠的反對戰爭，我們知道美國現任總統與國務卿都服膺國聯的思想。我們知道這個國家能使國聯補充如何巨大的力量。可是如果以為他雖然預備做國聯會員，却要等我們的詢問和邀請，而自己不作開始的一步，那末，我認為這種意見是對於美國政府的不敬。強大的，相信自己的力量，的國家不會顧慮這一類的細小的體面。我深信，如果美國認為可以在某種條件之下加入國聯，那末他必不等待我們的詢問或邀請。而一定能設法告訴我們。凡深切關心於和平與國際合作的任何其他大國，在這個問題上也不會有別樣的態度。

智利的代表在這裏向我們指出南美洲的某些國家在一年或兩年前退出了國聯，如洪都拉司、

瓜迭馬拉薩伐多、迎尼拉圭、巴拉圭。我們惋惜他們的退出，因為我們重視一切國家的合作，無論大小。然而我並不以為智利的代表會設想這些國家的回到國聯懷抱中來，便是解決擺在我們前面的任務之關鍵，而所謂國聯無辦法是由於這些國家之退出，我倒在想，所謂普遍主義，首先是指那三大強國，這三大強國會經是在國聯裏面的，後來又憤然地捨去了，他們的政策我剛才曾加以說明。關於國聯怎樣才能更好的與侵略者作鬥爭，以及保證國聯一切會員國之自主與獨立的問題，人們要我們去詢問那些國家，這些國家會經公開的進行了，和公開的進行與實行着對別國的侵略與武裝干涉以及不遵守國際條約。難道所有他們的政策還不是對於這種詢問的提議之明確的答覆麼？難道他們不是提議由每個國家去擔心自己的命運，而只是在總的侵略時才承認互相幫助麼？難道倫敦不干涉委員會的歷史還不足以清楚的說明，他們是怎樣了解集體的義務以及這種義務的履行的麼？最後，我們十分熟悉近年來關於破壞羅加諾條約的文件與談判，當知現在所提議的關於能否重入國聯甚至重入的條件之諮詢會經早已送給他們了。我記不得對於這個詢問會否有答覆，我不知道。如果以國聯名義去詢問能否得到答覆；但是，如果有答覆的話，那末，不管這個答覆是怎樣說法，他的意思只能是一個：就是我們不回到國聯來，或者可以回來，而回來的條件是國聯不干涉我們的侵略計劃，國聯拒絕保護自己的會員國，承認民族間有人種的等級，承認一個民族可以統治其他民族而稱之為自己的藩屬。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還要不要普遍主義呢？國聯大多數會員國對於這個問題是

無可置疑的。

普遍主義的問題之發生是與擺在我們前面的改革國聯的任務相聯系的。根據國聯行政院特別會議的決議，改革的方向必須是加強國聯，提高其反侵略的鬥爭的效能。從國聯各會員國收到的對於國聯諮詢表的回答中有着十分寶貴的陳述與提議，可以作為根據來直接開始這個工作，而誠心善意的去結束這個工作。可是，如果加強國聯而並不符合於所有會員國的願望，而徵詢上述的非國聯會員國的提議似乎正是不符合於所有會員國的願望；那末，再繼續這一已經開始的工作，是沒有用處的和不適宜的。不如延遲到更良好的時機去，因為現在這樣的國聯究竟還是和平的重要原素。

國聯的任務——約束侵略者

國聯的改革無論如何都要很多的时间，然而此次大會前面擺着重大的緊急的問題要解決。我們有兩個國聯會員國——被侵略的犧牲者——請求援助，這個請求使國聯受到重大的試驗；如果國聯無止境的拒絕執行自己的義務，寫下國聯無望的又一頁，那末，國聯再也不能保持任何的威信，甚至不能保持自己的存在。我深信，國聯就現在這樣的成份，是能供給西班牙和中國以比這兩國的謙虛要求更有力的幫助，而這種幫助非但不會增加，而且會減少國際環境之複雜化。我們只是冒一個險，就是會引起那些國際禍亂的製造者之不滿，甚至很大的不滿，從他們的橫悍的出版物方面來

。攻擊我們。我知道，很多人對這種出版物的意見是很靈敏的。感覺到的，這種出版物在其方法上，正像他們所從受命的政府一樣的侵略成性。可是，我寧願努力使千百萬人的生命避免犧牲，不惜觸犯那野心侵略者之情感。

諸位！對於侵略，國聯可以，和應該做些什麼？我們知道一個英國作者說：消除誘惑的最好方法就是向誘惑讓步。我知道有這樣聰明的政治家也竟以為消除侵略的最好方法就是對侵略者讓步。他們責備西班牙人民反對叛將和支持叛將的那些國家之英勇抵抗。他們以為如果中國不實行戰鬥，而對侵略者的最後通牒的要求實行讓步，馴良的做侵略者奴僕；那末，中國的行為就是乖巧的。然而國聯的存在並不是爲了進行這類的勸告，——就是國聯不作這樣的勸告，却是藉口於自己的軟弱，自己沒有充分的普遍性，藉口於侵略者沒有參加其討論，不願服從其決議，因而國聯自身還是消極的；那末，也並不足以辯護國聯存在之正當。這條路是已經試過的，牠所引起的情況，已爲此地講壇上一切演說者所悼惜了。這條路已經引起國聯個別會員國方面巨大領土和成千萬人口的損失，以及別的會員國喪失其國家的生存。國聯在滿洲事變時的消極之結果，便是幾年以後對阿比西尼亞的進攻。——這可以認爲是一個定理。在阿比西尼亞事件上國聯方面不充分的積極性，獎勵了在西班牙的嘗試。國聯不採取任何幫助西班牙的步驟，這就獎勵了對中國的進攻。這樣，我們在五年中就有了四次侵略。我們看見侵略既未被阻，就從一個大陸進到另一個大陸，侵略的規模却一次大一次。另

一方面，我堅決相信，只要國聯能在一次的侵略事件中採取堅決的政策，則我們便可以免除其餘一切事件。那時候，也只有那時候，一切國家會相信侵略是沒有好處的，侵略是幹不得的。只有這種政策的結果，國聯的過去的會員國會來敲我們的門，我們將愉快的告訴他們：「請進來。」我們將不問他們的理論觀點，不問他們的內部政體，因為國聯是承認任何既成政體之和平存在的，那時候我們的普遍性國聯的理想將會實現，而仍保持其和平工具的實質。可是，我們達到這個理想的方法並不是分送諮詢表，而是集體的反攻侵略，集體的保衛和平，和平對於我們大家都是必需的，和平的幸福將為我們所共同享受。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

加強國聯的威信

李維諾夫

——在國聯大會席上的演說辭

本人首應認定者，如就一年內的國聯工作而論，容許蘇聯代表團加以可喜的推斷。其原因一部份係以蘇聯代表團對於國聯解決的各項問題，並非在多少數額上加以觀察，而係在其品質上加以評判，且評判品質，係以各項問題對於鞏固和平的宗旨，能有若何關係為標準，誠以鞏固和平，實為國聯的主要使命。

我們認爲秘書長全年報告書內所述八十項問題中，祇有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問題、羅加諾問題，但澤問題三項係與和平原則確有關係。如憶及阿比西尼亞問題的解決，無論何人不能不生悲痛之感，且到現在仍使人有頹勞的憶念。羅加諾問題，本年四月國聯開會時，雖曾討論，但無結果；雖經列入會議日程，惟已展轉延期討論；此次開會將此問題列入議事日程，恐怕又將展期討論，以後或且視同劣債，將其註銷不問。至關於但澤問題，似乎亦可如此論斷。可見總的結算，不能認爲豐富。

論及此次會議日程，我們認爲其中祇有一項問題足使吾人注意，惟此項問題已暫送交政務廳，以便決定將來如何處理本人所說的，是指如何運用國聯盟約原則的問題。我們認爲祇討論此項問題，或能切實補充此次會議的內容。對於國聯秘書處材料彙刊內所載數國政府意見謂在政治情勢尚未剷除，目前恐慌不安狀態以前，應暫緩解釋適用國聯盟約一節，本代表實難予以同意。本代表以爲這種不安狀態，實爲及時提出此項問題之最有力的根據。須知不安狀態，正由危險期近而產生。我們是否應候至此種危險將成事實之時期？就另一方面言之，本代表認爲信賴政局能速澄清，實爲毫無根據的樂觀主義；國聯應否永爲「等候室」？

代表諸君，應請追憶者，爲適用盟約原則之問題，并非若研究院而發生，而係應時勢的要求，然牠所強迫我們提出此項問題，不但是意阿衝突事件失敗的結果，且爲最近數年政局進展之所致。

此項政局進展的情形，并未變更它底不祥的路程，按照吾人之推測，知曉且感覺者，將使各國流

血衝突，其結局將非吾人意想所能表露的。

近四年來業已顯然明瞭并立於相互反對的地位的，即一方面為希望和平及條約不可侵犯與國際安寧的不可侵犯；另一方面為希望戰爭，蔑視國際條約的義務與強暴更改世界各國的國界。同時一方面創造理想，採用血肉政策，或者說得比較好聽一點，是採用鉛鐵政策；而另一方面力量，仍為無規律的、分裂的、消極的，真是十分可惜的事。

現在國際力量之對比關係究竟如何，請一言之。

無疑的，毫無政治經驗之閱報人，祇須讀過這些國家掌權者之言論與關於他們的文字，都能夠明白何等國家，為危險的侵略國家；且能明白此等國家共有若干。尚有少數國家以保守中立為尋求挽救之出路者，如果他們確信在自國邊界上寫一「中立」字樣，就可以使火焰到他們的邊界時即能停止，不再前進，如果他們忘記歷史上國際已承認之中立法，仍被侵犯之新鮮教訓，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惟目前既有準備侵略計劃的國家，復有準備自衛計劃的國家，我們有權請求他們現在實行其中立。可惜他們現在常常將他的中立，作有利侵略國家的工具。除這些所謂中立國家以外，尚有許多國家，其中并有較強國家，認為歐洲風雲業已逼近。明瞭其不祥之性質，感覺自國之難免危險，且似乎承認必須共同防衛，且迭次表露贊同集體安全之原則者。可惜他們在這些聲明以外，暫時尚未前進一步，對於集體安全之理想，如何使有相當方式，如何使有實際力量，毫無何種設施，祇希望侵略國或

能重視他們之勸告，或能翻然覺醒，援助他們，并不加以侵略。

惟侵略國家的政策，係以粗暴物質上的力量優越為依據，在外交上，祇有嚴刻的要求，謬誤的見解，「既成事實」的戰略，因此祇有強硬政策的聲調，實力相等的核算，然後才容易和它接近。一切勸告與請求，與對牠底不合法、無意義的要求表示讓步，經濟上加以籠絡，反使侵略國認為軟弱，愈覺牠底國力甚強，豈非獎勵侵略國之難以和解的態度，及不合法的行動？且關於侵略國有一種幻想，以為他們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這種幻想已經在某些國家內產生一些玄妙和投降的情緒，因之此等國家亦遂逐漸喪失其獨立性，而變成侵略國之屬國。

侵略國霸權之成立過程，即是如此開始，其完成時期則以武力毀壞不聽命的一切國家。

諸位先生，對於現在爭取霸權的企圖，對於以所謂負有歷史使命的「優秀民族」為藉口來統治其他「有缺點」的民族之企圖，我們不應默視。至關於此種企圖在思想上所發生的結果，以及強暴毀壞近百年來人類享有之一切優美文化物品，強制恢復中古世紀之壞理想等，本人已可不再加以論述。同時，須知愛護和平的國家，他們共同的力量，無論在經濟上、軍事上，以及人口上、軍事工業上的總富源和數量，較之侵略國所結成之任何可能集團的力量，要大許多。

本人深信這些國家底某種程度的聯合，僅須表示其共同行動的可能，即不惟可以剷除戰爭的危險，且可迫令侵略國遲早請求准其加入集體安全的團體。

爲免責本人提議組織「布洛克」(Brock)提攜)起見，本人認爲必須立即加以辯明，實以自知超然和平黨數人，對於「布洛克」一字，認爲不問瞭之文字。須知本人并非要求新的「布洛克」。本人對於國聯現在已有之「布洛克」愛護和平國家聯合一致，互相保衛互相援助的提攜，甚願表示滿意。吾人祇要求此種提攜，確能組織互助及時擬具行動計劃，以免聽人宰割，並應使從事反抗之行動，足以抵制此項提攜以外之戰爭組織。如組成國聯之各國不願如此去做，如其中數個國家認爲「中立」一字已可保持其安全，而且希望最後轉入侵略國家一方面時，則在其餘國家願意自衛，能以自衛，不願依次被人侵犯者，固仍有其聯合行動之權利。

對於最近大會的勸告與國聯祕書長的邀請，蘇聯政府曾呈述關於切實改善國聯盟約之意見。建議的要點，爲成立區域互助條約，並於必要時成立雙方互助條約的理想。

想像中可以成立互助條約者，應爲地理上各種國家的區域，或某洲大陸各國的全部，實以條約包括的面積愈大，則安全保障愈多。我們暫時還不知道此等區域條約，究將訂立多少，適用區域條約的範圍怎樣？但現在極爲重要者，係規定其在國聯集體安全之組織內，所居之地位，確定各種條約之互助和聯繫，且應注意尙未加入此項條約國家的安全。

本人對於蘇聯此項建議與其他建議暫不加以論述，保留此後相當委員會討論各問題時，再行詳加敘述。那時關於他國的建議，我們并將聲述意見。

各國政府除書而建議以外，曾在此次會議席上，口頭建議數項，本人認爲對此亦應略述數語。蘇聯代表團對於國聯盟約以和解方法制止軍事衝突的第十一條，並非未能充分了解其意義。對於數種情事發生可以取銷全體通過之辦法一節，可說許多的話。惟須慎重從事，以免因此打開開口致使無關保障和平之微小要求能有衝入國聯行政院之弊。在經驗上我們曉得僅全體通過之辦法，可以作爲防止此等要求之堰堤。

惟須加以注意者，必須是遇有破壞和平的威脅，爲驟然或偶然發生爭論的結果，而剷除爭論即可恢復原狀的時候，第十一條之規定，才能發生效果。如破壞和平的起因，係爲意圖侵略并有征服宗旨，因之故意鼓動爭論之時，則第十一條已不能加以制止。國聯且已遇有此類情事，那時第十一條完全無力予以制止。國聯行政院關於第十一條的勸告，如果能使它發生效果，必須於此等勸告以後，再有充分武裝之第十六條。是以此第十六條內如能規定全體通過之辦法，自屬較爲重要。

代表各位中以前有人在這裏說過，希望在關於改訂國際條約之第十九條範圍內，加強國際聯盟之活動能率。這種改訂既屬可能且頗爲適當，惟按照蘇聯代表團之意見，應該由有關係國家全體贊同這種改訂。最近海峽協約，業已改訂成功，即係因參加協約之各國，預先表示同意，始行提出討論，實爲最好的先例。關於改訂，以前業已有人說過，必須全體通過，是以提議改訂問題，如無上述之各國同意，不惟不能有滿意的結果，且能使有關係國家的相互關係，益趨尖銳化，并使國際情勢，愈增多困

難。對於近期或較遠時期訂立的國際條約，完全表示滿意的國家，似乎還沒有。如向國聯提出此類要求，未必能得到什麼好結果。即由大會之少數會員國家道義上支持何種要求，已足以獎勵侵略國之用強暴方法違犯條約，豈非可怕之事！

對於法國召集軍縮會議的提議，蘇聯代表團自然不應加以反對。蘇聯政府向來的主張與現在的主張，認為最有效果的和平保障，係屬縮減軍備，尤以完全普遍的縮減軍備，最足保障和平。誠以如能樂意，較一部份縮減軍備，自然比較容易實行。此處正應真誠實施萬國主義，作為無論若何縮減軍備必要條件，固不必限定歐洲一洲。至於現時這種萬國主義，有多少可能成分，本人暫且不表示意見。

如關於改善國聯盟約，而言萬國主義，自屬另當別論。原則上，我們完全贊同萬國主義。我們認為最善無以復加者，為甚願世界所有國家均能從速加入國際聯盟，加入能與會員國真正和平保障的國聯聯盟，加入係以互助為基礎的國際聯盟，加入承認各民族平等的國際聯盟。如謂萬國主義尚未實行以前，我們對於改善國聯盟約絲毫未能貢獻，如再邀請我們往「等候室」，則本人自難表示同意。如國聯為實施萬國主義而從事摒除盟約中足使國聯為和平工具并能威嚇侵略國的一切規定，甚至將國聯變成不妨害侵略國之機關，一若最近會議席上本人之所敘述，本人對此自更堅決加以反對。至用武力公然違反國際條約義務的國家，不隱匿其蔑視國際義務的態度，厚顏鼓動其他國家，輕視條約上自國的簽字，藉以完全毀壞國際之信用者，如在國際聯盟以內，自不能感覺愉快，誠以國



聯軍言主要宗旨之一爲「在有組織各民族的相互關係上，保障維護和平，并切實尊重條約義務。」如統治國家的人物以侵佔他國領土爲他的外交政策，在典禮時期，對於自國民族與他國代表，聲述擬用強暴手段割據他國廣大而積領土者，則此種國家對於國聯盟約第十條，自不能誠實簽字，蓋以該條保障國聯各會員國的領土不可侵犯與政治的獨立。又宣傳局部戰爭係屬合法的國家，自不能與各會員國之全體，并規定對於侵略國，得適用制裁方法。日前在日內瓦國聯保護之下，曾簽訂協約，禁用無線電演說鼓吹破壞他國境內的和平。此外已查實曾派自國人民，在其他各國境內，充當委員，積極干涉所在國的事務，慫恿此一黨派，反對另一黨派的國家，又焉能參加上述的協約？甚且組織暴動，予以經濟援助，并公然對於叛黨，予以軍事上之援助，自己無待贅述。如某一國家的理想係以種族民族之不平等爲基礎，將自國民族以外的各民族，視同「下等人類」，則此種國家的理想，是否能與國聯民族平等的主要原則兩相符合？試問「極力主張萬國主義」的一派人，我們應否犧牲國聯之一切主要原則，以遷就上述國家的理論與事實，或我們應請其服膺國聯現在的理想？本人對此應答以無萬國主義之國際聯盟，優於無國聯原則之萬國主義。

蘇聯代表團堅決建議，日程所列關於適用盟約原則之問題，應速交第一委員會審查，與須等待萬國主義的到來。如此項委員會，在此會議期內，不能將其工作辦理完竣，則應指定特別委員會繼續

工作，使這委員會，在極短期內，擬出相當的具體建議案，俾能從速召集大會的非常會議，以便完全通過這些建議案。

在從事理論工作的時候，國聯會員國，凡擬參加那種區域的互助協定，或不可能時即參加兩國互助協定者，固可從事外交談判，以實行此項目標。

本人以為愈加緊進行此項工作，愈易於談判妥協，即與侵略國家亦可以比較容易商洽，并越容易達到所希望的萬國主義。

我們并不反對與侵略國試行商洽，且我們認為必須邀請他們參加國聯的各種計劃。我們所反對者，為他們指派談判的條件，或對於他們從事談判，付給他們獎金。我們認為不正當者，為他們拒絕或故意延緩答覆，致使上述計劃之停滯或破壞。我們認為試訂萬國協定，可先行召集和平會議，或召集大歐羅巴委員會。不受已往束縛與尚未訂立各種協定之任何團體，實為預先商洽政治（包括縮減軍備）經濟任何問題之最相當地點。如那些國家拒絕參加這個組織，則大家可以明瞭，我們與他們并不同道，我們應自創造和平與國際安寧，不用他們參加。

諸君，本人所述的政策及方法，國聯內外既將從事進行，確能將創立和平的事業，打開僵局。其特別之點，為立即行動，與現時所行之「等候室」政策，利用仇視和平國家的心理，以從事於投機取巧，所有希望集中於何種會議，而不可捉摸，終至投降於侵略國之前的政策，已迥然不同。我們深信如真

能從事行動，必能化解國際的凝結空氣，并剷除當前的災難。

蘇聯政府自己頗有戒心，無論對於何人，決不勸其採用足以增加戰爭危險，或使戰爭逼近的步驟，固不論蘇聯自國邊境或較遠地點之是否發生戰爭。蘇聯政府遭遇許多煽惑污辱行動，不僅口頭上，并在實際上，已多次表示愛護和平。特其國內國外之力量，并其許多成績，蘇聯政府對於污辱行動，并不以陳腐方法加以報復，其原因不僅為輕視厭惡此等污辱的來源，且重要者係擬使他人對於違背民族間主要交際規則的結果，而自己不願負責任。蘇聯政府承認每個民族均有自行選擇政治社會制度之權，并不因各國的國內制度若何，而加以歧視。

蘇聯政府雖認國社主義與種族主義，為勞働民衆與文明的仇敵，不惟無論何時不曾宣傳組織十字軍，反對實行此項理論之國家，且竭力與之保持正常的外交經濟關係，與對待其他國家完全相同。蘇聯政府并未增加自國軍隊、武裝、空軍，以便從事反對此等學說的細菌，或防護自國邊境以免其侵入。蘇聯政府參加不干涉西班牙內政的宣言，純因親善的國家懼有國際衝突的發生。雖認為中立原則，對於叛黨反抗合法政黨的行動，不能適用，且違反國際法規，并對於西班牙外交部長關於此節的聲明，完全表示同意，但已採不干涉西班牙內政的態度。蘇聯政府深悉上述不公平的決議，係由數個國家強制實行，這些國家自認為安寧秩序的台柱，規定含有許多結果的新情勢，竟准許公然援助叛黨以反抗其合法的政府。又蘇聯政府現有充分的自衛能力，其愛護和平的一切新證據，可使諸君

確信蘇聯政府的各項提議，基於保障和平的願望，不惟願自國邊界保障和平，且願其他國家邊界亦能保障和平，願為各民族造成安全情勢，真誠願望各國能以恢復自信的感覺，與信賴他人能以實際援助的感覺，并使對於國際一致合作與公平的高尚理想的信仰，得以復蘇。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和平國家團結起來

李維諾夫

——在九國公約會議席上的演說辭

不要縱容侵略國

我應華盛頓公約簽字國邀請，並且根據國聯的決議案，來這裏出席會議，得聆各邀請國尤其美國代表關於遠東事件的宏論，深致感佩。我現在在這裏，實在沒有發表特別宣言的必要，尤其因此次會議當前的問題，亦即在日內瓦曾經討論的問題，日內瓦即召集此次會議的策源地，而關於當前局勢應說的一切，在日內瓦亦已言盡。至在蘇聯方面，則無論關於反對侵略作為一種國際現象的一般問題，或這種侵略底積極表現的個別事件，也曾經就他本身的見解，屢加聲明；而他所發表的意見，也都是從他對於和平概念之一片忠忱出發。這種概念除極少數外，當亦為各國政府從而建立共同立場之共同出發點。而各國間不同點的發生，則僅在從共同的概念轉移到如何採取最有效的辦法，以

保障和平，或於和平被破壞的地方加以恢復的時分。無論如何，苟欲採取任何辦法，其不可免的第一步，自必係在國際會議席上或其他組織中共同討論。

關於某某數種條件，僅僅召集會議共同討論一事，即已足稱爲蘊有肯定的道德價值的一種行動。正因此故，我謹代表敝政府對此次會議道賀，並對於比國政府和外交部長，特別對於其籌備此次會議之辛勞及其給與各代表團的殷勤招待，深致謝忱。

近年來國際生活方面已增得一份極可寶貴的經驗，這些經驗使我們不得不注意一切國際會議前途遍佈危險的陷阱與轍槽。這些經驗告訴我們，國際會議、委員會以及其他組織，雖原召集時本有肯定的目標，有時或竟至忘却它直接的目的及附帶任務，轉而遵循它自身的利益，爲自身而存在，尤其以存在期間延長時，常呈這種現象。在這種情形之下，此種會議每以維持它自身存在，追求其發起人及組織者之道德的滿足，追求其本身表面的成功爲主要目的，而此種表面成功則與原來召集會議的目的之成功並不時時符合。有時這種不同的利益甚至發生矛盾。有時甚至原以消滅及克服侵略的表現爲目的而召集的會議或委員會，反而坦白地變爲侵略者的工具，被它利用爲進行侵略行動的烟幕及助力。這種情形的發生，乃在各該國際組織一面，同勸誘侵略者改變態度，一面又與侵略者發生接觸的時候。

在受到屢向侵略者讓步之限制的談判過程中，原意本十分高尚的人物，時時會超過限度，不自

覺地陷入與侵略者相同的見解，實際上贊助並從惠它的行動。倘使問題係關於一國侵略他國，而這侵略並已達到某種成功時，國際組織每爲本身的成功起見，極易對侵略者說：『取去你用武力掠得的戰物，從此安靜無躁；』而對被侵略者則說：『不必抵抗罪惡，與你的侵略敵人和好無間吧。』

這或者是會議的表面成功，但是決不是和平的勝利，決不是和平國家的勝利。此種成功唯有引起新的侵略行動，造成召集新會議的必要，從此永遠輪迴，直至無盡期。

這類國際組織脫離正道的時候，尤其可造成一種環境，使侵略者更被縱容而擴大加多，因爲國際會議倘使有這種情形，和平國家必然發生磨擦，從而分裂衝突，爲侵略者所利用。當這個侵略者日益趨於勾結，共同造成對多數國家的威脅的時候，和平國家尤其有團結一致的必要。

在目前條件下，任何會議都容易遭遇這種危險，所以我特別加以縷述。我惟願這次比京會議以及我們將從各邀請國聆悉的提案能達到成功。我並且深信這次會議將避免上述危險，而所有的提案也不但以恢復遠東和平爲目的，並以恢復公正的和平，不是縱容侵略而是束縛侵略的和平，遠及將來並普遍世界的和平爲目的。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蘇聯是世界和平堅強的支柱

李維諾夫

——在蘇聯第八次（非常）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辭

同志們！在座的代表們！

我要首先向你們聲明，我今天在這裏，並不是來講國際形勢概況，因為在大會議事日程上，並沒有這一項。（笑聲，表示贊同。）我祇是關於憲法草案的報告，要說幾句話。斯達林同志已經指出，國外輿論界對於憲法草案的批評，是如何值得我們的注意。既然我是坐在我國朝着外國的窗口門，（笑聲，）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我要參加一點意見。

國外對於憲法草案的批評，斯達林同志已經給了一個極精確的分析。不過，應當承認的，就是憲法草案在國外不僅受到了批評，不僅遇到了懷疑，而且也引起了激勵和稱頌。在國外某些輿論界中，向我們表示一種撫愛的神氣，好似我們是已經懺悔的浪子回頭一樣；好似蘇聯已經回到了歐洲的民主主義，回到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對於這個問題，我想給一些糾正的意見。

法西斯主義是摧殘民主主義與自由的惡魔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對於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底實質就有特殊的見地。斯達林同志在其報告中，將蘇維埃憲法所賦予的各種自由，與那些名同而實不同的資產階級各種自由作比較

的時候，他已經將這種見地清楚地表示出來了。且即以狹義的有條件的資產階級自由而論，牠在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中，確實起過很大的進步作用，並且無怪乎從法國大革命時代起，資產階級都以此自豪。可是，現時論到這種自由，大概我們可以說牠是一種已經要成爲過去的事實了。

在實際上，在歐洲二十六個資產階級國家中，依然保存所謂民主主義與資產階級自由的國家，未必會超過十個國家。其餘十六個國家，即歐洲三分之二的資產階級國家，都是法西斯專政和半法西斯專政的國家。有時，法西斯國家與半法西斯國家相互間的差別，並不是性質上的而只是程度上的，甚至可以說，他們是同一顏色上的濃淡之分，或者僅是外表上標誌之不同。一部分國家公開宣稱自己爲法西斯國家，而另一部份國家，在各方面都仿效法西斯國家的行政法和社會制度，但是因爲由內政上，且有時由外交政策上着想，則寧願避免法西斯國家的稱呼。

在法西斯國家內，民主主義和自由是怎樣的情形，是用不着多說的。法西斯主義是以排除民主主義和任何自由而自炫的。法西斯主義究竟是什麼呢？我倒想給牠一種不是什麼哲學上、科學上，而是一種通常的定義，同時也是一種恰當的定義。同志們，我們大家都曉得，有些什麼矛盾腐蝕資產階級的社會，這些矛盾不僅沒有除去的可能，而且不可避免的發展與加多；這些矛盾由於世界大戰的結果，已特別尖銳化了，並在一九二九年所開始的經濟危機上，清楚地暴露出來。在一些國家內，許多政黨交相更迭當權，但並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克服了這一危機。國民的不滿情緒，就在這一基礎上增

長起來了。好了，在政治舞台上，便出現了或者說便由「上帝派來了」一個英明的人物。他以拯救國家於窮途而並不絲毫觸動國家底根基爲己任。且他所採用的方法，倒也真是太「英明」了，而且真是太簡單了。祛除不滿情緒以及祛除產生不滿情緒的原因，如果是不可能的話，那末排除那些抱有不滿情緒的人，則是輕而易舉的。（全場大笑。）只要實行以下辦法就夠了：制止公民表示不滿情緒，剝奪所有他們藉以表示意見，表示願望和表示要求的工具，取締與禁止他們刊行報紙、集會、結社和組黨，至於對那些執拗的、及加過特別罪名的份子，則創建與設備一定數量的監獄和苦工營，以及絞刑具、斷頭台，而對於一部份異種血統的居民，則宣稱他們不在法律保護之列，而聽任另一部份居民蹂躪與掠奪。這也就叫作法西斯主義。（笑聲，鼓掌。）既然如此，那裏還有民主主義與自由的餘地呢！

可是，你們也許會說，這種鎮壓公民的方法，並不得妄稱爲什麼空前創舉，而且你們中間讀過作家烏斯賓斯基作品的人，一定要說這種方法是與巡丁梅木萊徹夫「捉去不放」的老法門，毫無二致的。（笑聲，鼓掌。）你們有人也許會說，我們老輩人所熟知的「俄國人民聯合會」或者「米海意爾·西阿爾罕格爾聯合會」正是法西斯黨的前身。（笑聲，鼓掌。）同志們，我並不同你們來爭辯這一點。（鼓掌。）我祇是想給你們一個關於模範式的法西斯國家裏自由情形的概念罷了，而現在法西斯國家或半法西斯國家與這個模範式的法西斯國家，都要相差不遠了。有一類半法西斯國家，其特殊之點，在於軍閥具有統治的勢力，牠指揮命令正式的政府，牠以暗殺行爲威脅政府，且有時候實

行暗殺，牠實際上是國家的主人翁。軍隊在民主國家內，本來似乎應當是替國家服務的僕役，而在這裏，牠却實際上已變爲統治國家的太上主人了。

我已經說過，在歐洲總算有十個國家，依然保存着純粹民主的外表。保存了嗎？是的，但能否長久保存，——問題正在這裏。無論如何，在這些國家內因爲受了法西斯國家不惜高價賄買所進行的宣傳的影響，而且正是由於這種宣傳，公開鼓吹消滅民主主義和民主自由的殘餘份子，是在發生與強大起來了。在大多數這種國家內，已經實際上提出禁止這個或那個政黨的問題，工人階級和農民底政黨，抱有不滿情緒的人底政黨，當然通常都在被禁止之列。我們雖已經說過，勉強鎮壓抱有不滿情緒的人，剝奪他們實行團結與聯合的可能性，這也就是法西斯主義底開端。有時，政府雖然依靠着人民的最大多數，依靠着國會的大多數，可是，牠簡直受少數人的威脅，而不得不多半聽從他們的意見，只要在這些少數人手中，具有充分數量的肆意鼓簧的報紙就成了。這些報紙的意見往往冒稱代表全國民意，而這種冒稱究竟有多少合乎實際，在不久以前的美國選舉實例上，就曾看出了。百分之九十的美國報紙都曾反對羅斯福總統，如果認定報紙是代表民意的話。那末，我們很想像到美國全國都反對羅斯福先生。可是，羅斯福先生在選舉中却獲得了極大的勝利，獲得了最大多數的票數。很明顯的，各報雖妄稱自己爲全國民意代表，而他們的輿論所代表的，有時却是極有限的少數人，或僅僅代表幾個報界大王或者是代表津貼這些報紙的幾個工業托拉斯。但是，雖然如此，而這一類的報

紙，却往往能大大影響國家的內政外交，並使民主政府一籌莫展。至於大軍閥們，有時就在民主國家內，也是影響本國政策的重大因素。這種情況實未必合乎民主制的觀念。在這種國家內，當純潔的過激的份子與工人和農民，一齊企圖維護民主制度與自由時，他們就受到本國法西斯份子殘酷的攻擊，有時甚至受到本國軍閥的暴力摧殘；而法西斯國家及半法西斯國家，則從國外來幫助這些軍閥。西班牙的事變，正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西班牙有由全國大選所產生的政府，有完全遵照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一切慣例所選出的政府。可是因為這個政府宣佈了擁護民主主義，擁護自由，擁護國會制度的政綱，於是就有極少數的將領和軍官在外國法西斯政府幫助之下，舉行了暴亂，企圖在法西斯口號之下來推翻這個政府。而尤其令人注意的，則是這一公開的有組織的鬥爭，在一些民主國家方面獲得同情的態度，甚至重要的幫助。

西歐國家的安全遭受着危險

同志們，現時歐洲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的命運，就是這樣的情形。也正是因為這樣，所以當人們論到憲法草案，說我們是回到了歐洲民主主義的家庭，回到了資產階級自由的家庭時，我們並不能特別感覺得意。而且，要是正確些說的話，我們是把民主主義和自由的旗幟，把那由衰老的資產階級之毫無氣力的手中正在墜落下去的旗幟，拿到自己的手中，並以新的豐富的蘇維埃的內容，把這種觀念充實起來！（鼓掌）

蘇聯雖然是民主主義和自由的支柱，可是牠並不號召建立什麼國際間的同盟，以進行反對排除民主制和自由的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我們，我們國家，對於任何國家內部的法西斯制度，都是不問的。我們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我們之加入國際聯盟，就是建築在兩個體系——社會主義的體系與資本主義的體系——和平共處原則之上的，並且我們認為法西斯制度也是資本主義的體系以內的現象。但現時法西斯主義，已不復是信仰法西斯主義國家內部的事宜了。過去有個時候，法西斯主義創始人，慕沙里尼先生曾聲明過：法西斯主義並不是什麼輸出品。我們應當公正地說，慕沙里尼先生在許多年當中，確曾遵守他自己這一聲明，而沒有把在意大利境外傳佈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當作外交政策的要素。但是，這一個時期，是有限的，是當慕沙里尼先生底法西斯主義還沒在柏林受過補習訓練。或者如我們所常講的，還沒有提高熟練程度，（笑聲，鼓掌）以及還沒有被德國的所謂的一經立足，便將自己的活動也移到國外。證據確鑿的判明，國家社會黨幾乎在各國到處都佈有牠的代辦機關，並且不像法西斯正式代表們想使我們相信的一樣，國家社會黨在這些國家內的活動，乃是在於給其代理人以社會上的和文化上的幫助。這些代理機關，在其駐在的一些國內，在公民當中進行廣泛的法西斯主義的宣傳，積極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挑唆一部份政黨反對另一部份政黨，創辦報章雜誌，或給以津貼，不避嫌惡的進行偵探工作，且並不惜採用暗殺手段，而完全不遵守其所駐

在國家的法律，不久以前，就在我們蘇聯也曾破獲了這類的代理機關。不過就這種法西斯主義國外的活動，也並不能絲毫恐嚇我們。牠的這種活動對於別的一些國家，對於那些國家的生存的確是一種實在而巨大的危險。可是對於我們，牠是無可奈何的。在我們蘇聯領土以內，我們很容易用自己的力量來對付這種活動！（鼓掌）我們決不會請求什麼外援來防範，牠也決不會爲着這個目的去訂立什麼國際的同盟與協定。（鼓掌，笑聲。）

叛亂軍閥和武裝干涉者反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戰爭

當法西斯主義的國外活動，採取牠在西班牙所採取的那一種形式的時候，牠就成爲更重大的危險。自從西班牙民主選舉產生了西班牙政府，表示出人民對於這個政府的信任和忠實，以及右派的政黨完全遭受了失敗以後，如果德國法西斯主義或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以至這兩國的法西斯主義一起，事先沒有允予援助的話，叛亂軍閥未必敢起來作亂反對合法政府；這在現時看來，已屬毫無疑義了。可是牠們不僅允予援助，而且實際上已經予以援助。叛亂軍閥暴亂的號召並沒有得到西班牙海陸兵士的響應，因之叛亂軍閥乃不得不乞援於摩洛哥人及由外國人所組織的僱傭軍隊，即由各國的冒險份子和刑事犯當中招募來的軍隊。弗朗哥將軍利用這種兵力起來反對西班牙人民，利用這種兵力進攻西班牙京城。然而如果弗朗哥沒有德國和意大利的飛機和軍艦之供給的話，那末就是駐紮在摩洛哥的這種兵力也是不能調到西班牙來的。你們要注意，那時德國和意國，還與西班牙

牙政府保持着外交的關係，所以牠們干涉西班牙內部的鬥爭，實係公然破壞最起碼的國際義務。德國法西斯主義總以雅利安人種的保護人自居，而牠竟統率不屬於雅利安人種的摩洛哥人去與屬於雅利安人種的西班牙人作戰，牠對於這一點，顯然絲毫不害羞。（鼓掌，笑聲，全場歡動。）德國和意國毫無忌諱地公然宣稱，牠們之所以擁護弗朗哥將軍，乃是因為他們不願在西班牙有民主的政府，有統一戰線的政府，而願有弗朗哥將軍所允諾的以法西斯原則為基礎的政府。很明顯的，德國和意大利，並不是為着法西斯主義，而需要在西班牙有法西斯主義，也不是要在那裏奠定什麼思想上的學說。在這裏，法西斯主義實為要達到其他的完全不是思想上的目的之一種工具。

『不干涉政策』的滑稽劇

由法國和英國發起，以預防可能引起對於和平有威脅的國際糾紛為理由，而訂立了不干涉西班牙事件的國際協定，規定不得以任何軍用品供給西班牙政府或叛軍。這種提議，無疑義地，是與國際關係的通常概念不合的，據通常的國際關係講來，一國政府，對於另一個為牠所承認的國家政府，可以供給以任何軍用品，同時當其與某國還保持外交關係時，就不得對某國叛軍供給任何軍用品。雖然如此，蘇聯政府，顧及到上述提議所根據的正式理由，因而贊成了這種提議。蘇聯政府當時且認為，這種協約如果為一切國家所誠實遵守，那末對於西班牙政府實際上就不會有什麼損失，因為弗朗哥將軍只憑自身的力量，是無法阻止政府削平內亂的。我再重複說一句，我們之所以參加協約的

當然前提，就是要一切協約國都篤守協約。德國和意國，以及法西斯葡萄牙，對於邀請他們參加干涉協定的提議遲遲不答，牠們在各種藉口之下延擱關於這個問題的談判，利用了這樣所贏得的時間，加速地接濟弗朗哥將軍以多量的飛機、坦克、大砲以及其他的軍械。牠們之所以必須採取這種步驟，就爲的當西班牙發現德國和意國牌號的軍械時，可以辯飾這種軍械是協定簽訂以前運到西班牙的。然而法西斯國家總歸也在協定上簽了字。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了，無論是蘇聯、法國和英國以及其他國家，都是很誠懇而嚴格的履行自己的義務，而同時德國和意大利，却以其慣有的輕視國際義務的態度，暗地裏繼續以各種海陸軍軍械接濟弗朗哥將軍，並以葡萄牙爲實行這種勾當的主要根據地。這一種接濟已成爲人所共知的事實。外國所有一切黨派（最右的黨派也在內）報紙的記者都記載了這一點。許多親眼看見的人都講到了這一點。駐在相當海口的各國領事，無疑義地也知道這種接濟，可惜他們的報告，直到現在還並沒有公佈。末了，西班牙政府向國際聯盟並在送交各國的照會中，曾講到對於弗朗哥將軍的軍事接濟，並正式聲明這種接濟是雙重不合法的：第一，由慣例看來是不合法的。第二，由簽訂的國際協定看來，也是不合法的。蘇聯政府當時就向由各國公使所組成的倫敦委員會聲明了這一點，我們當時以爲這個委員會之所以設立，就是要保證一切訂約的國家履行牠們所担任的義務並調查違犯協定的事情。然而我們錯了。倫敦委員會對於「不干涉」三個字的瞭解，就是該委員會本身不應當干涉那種干涉西班牙內政的事情。（笑聲。）倫敦委員會對於

自己任務的瞭解，就是牠所應注意的，只是使那些根據協定而負擔一定義務的國家自己不承認破壞協定，並且祇要這些國家否認自己一切罪過的時候，就認為他們的解釋是令人滿意的，而該委員會的職務也僅此而已。（笑聲。）該委員會的這種決定，事先就批准了法西斯國家方面將來各種破壞協定的行動。蘇聯政府，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向倫敦委員會，懇切聲明——雖然牠並沒有向該委員會聲明的責任，——說明牠認為自己再不能較其餘參加協定的國家在精神上更多受協定的拘束。

德國和意大利軍事接濟的結果，便是弗朗哥將軍得以帶着摩洛哥的軍隊佔領了重要的戰略地點並進迫馬德里，便是數星期以來，成千成萬公斤的炸彈，燃燒彈和炮彈，日夜不斷地轟炸西班牙人民的華麗都城，成千成萬的手無寸鐵的公民和婦孺都被炸死或變為殘廢者，各種建築、圖畫、塑像等最偉大的古物，全人類寶庫的古物，都被破壞。而這種破壞，且都是由德國和意大利的飛機並經過德國和意大利飛機師的手來實行的！（會場中有人說：「真可恥呵！」）德國和意國法西斯主義第一次積極的國際合作所進行的這一種遺臭萬年的破壞工作，永久成為國際關係史上以及歐洲史上最可恥的一頁！（會場中有人說：「對呀！鼓掌。」）

當我們講到西班牙的時候，我們的思想，我們充滿熱烈同情和讚美的情感，都灌注在捍衛馬德里的戰士身上，都灌注在西班牙共和國軍隊在其他戰線上與野蠻和破壞的勢力相搏戰的英勇戰士身上。同志們，我深信，我這一番話是表示整個代表大會的情感。（長時期的熱烈鼓掌，全體代表起

立，一致向坐在外交團席上的西班牙大使巴斯庫阿先生歡呼致敬。高呼「英勇的西班牙人民萬歲！」

蘇聯人民對西班牙人民的深刻同情

我們蘇維埃國家爲什麼要注意西班牙事件呢？我們蘇聯人民踴躍捐助，以救濟西班牙的婦孺，通過集體的決議案，向西班牙表示敬意與祝賀以及其他的種種表示，這就證明蘇聯人民由最民主和最自由的國家裏，不顧地域的遼遠，熱烈地同情西班牙人民爲本國民主主義與自由，反對法西斯野蠻行動，反對法西斯奴役而進行的英勇的和艱苦的鬥爭。剛才你們所舉行的歡呼，也就證明這一點。然而這只是感情方面的事情，此外還有政治方面的，即國家方面的事情，而這一方面的事情，我正是要加以解釋。我們的敵人硬說，似乎我們圖謀在比利牛斯半島上建立共產主義的蘇維埃國家，甚至說我們打算把這個國家併入蘇聯，（笑聲，鼓掌。）如果真有很幼稚的人相信這種愚蠢的話，那末，他們就一定要非常奇怪，爲什麼我們不把第八次代表大會延期，以等待在憲法中加入第十二個「西班牙社會主義共和國」（笑聲，長時間的鼓掌。）此外，且有人向他們解釋，說我們已經不打算替共產主義奪取全西班牙，說我們只要取得西班牙的一隅之地加泰隆尼，就會心滿意足說我們要在那裏組織加泰隆尼的獨立政府並由那裏征討全歐洲。（笑聲。）這一種爲小孩子和大傻子所說的奇談（笑聲，大鼓掌。）之傳播，其目的顯然是抹煞我們注意西班牙事件的真意。西班牙的事件，

乃是法西斯主義在牠本國國境以外的第一次大出擊，乃是企圖由外國的暴力來在西班牙建立法西斯制度，企圖用刺刀、手榴彈和炸彈來強迫西班牙人民接受法西斯政府。如果這種企圖成功，那就絲毫不能保證在更大的規模內，對於其他的國家不再重複這種事件。又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如果我們此地所講的法西斯主義，只是一種特殊的國內的政治和社會制度，那末，我們對於牠的態度就會較爲平淡。過去在西班牙有過賄賂公行的帝制，不久以前那裏也有過李維爾將軍的專政，這對於我們都並沒有什麼大不如意。然而現在所講的，却是另一回事，却是國際性質的現象，却是真正加強對和平的威脅，僅僅這一點，也就使得我們有理由來注意西班牙事件。

侵略乃是法西斯國家的綱領

我們必須以下述一點爲出發點，就是法西斯主義不祇是一種特殊的國內的國家制度，牠同時也是一種侵略底準備，一種向其他國家進行戰爭的準備。這並不是我們對法西斯主義的評語，而是牠自己的評語。法西斯主義到處大喊大叫自己的侵略，不僅高叫侵略而且有些地方已經實現了侵略。同志們，我請你們記住我上面所講的關於法西斯主義實質和方法的話。我會對你們講到鎮壓法西斯國家內部人民不滿情緒的方法，但這可以說是消極的綱領。而法西斯主義還有其積極的綱領。採用一種機械式的警察的辦法，束縛的辦法，只能暫時箝制不滿意者之口；且既然不能用這種辦法來祛除產生不滿情緒的原因，而法西斯主義又沒有能力用他種辦法來祛除這種原因，於是牠就採

用另外一種所謂精神上的辦法來蠱惑不滿意的公民，我想可說是愚弄不滿意的公民。法西斯主義壟斷報章雜誌、書局、播音無線電台以及其他一切宣傳工具，向公民大肆鼓吹，說他們的民族，乃是各民族中之最優秀的和最良好的民族，這個民族有統治其他不完滿的民族之使命。人們告訴公民，說他們有優秀的祖先，說他們屬於特殊的高等人種。在以前的時候，有人用荒誕無稽的神鬼，如楊柳神、灶神、兇神、閻王、小鬼以及其他的陰間鬼怪，來恫嚇原始時代的人以及小孩子；同樣，人們也用共產黨員、馬克思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猶太規矩會會員，來恫嚇法西斯國家的公民；人們說，要得到幸福，就必須征服和消滅這些人。人們把烏克蘭、烏拉爾和西伯利亞一類地方，描畫成爲天堂樂土（笑聲）成爲原料豐富的殖民地。並對公民說，所不幸的，只是這些令人垂涎的地方和殖民地都屬於其他民族。因此必須掠奪這些地方，必須以武力來奪取這些地方；但要辦到這一層就必須武裝，要辦到這一層就必須龐大的海陸軍，大批各色的武裝。很明顯的，公民就應當十分振作，忍耐貧苦，應把自己所有的資財都交與法西斯國家去組織強大的軍隊。這樣一來，整個民族便日益受到侵略精神的教養，侵略就公開成爲法西斯國家的綱領，而法西斯主義本身就成爲最放肆的「沙文主義」和義國主義活動的工具。

我在上面所說的話似乎完全足以說明我們這個堅決主張各民族間始終保持和平的國家，理應十分注意那種想憑藉暴力在其他國家中建立法西斯制度的圖謀，建立這種實行侵略思想的制

度的圖謀然而問題還不止如此。

法西斯主義爲準備實行牠的侵略目的，牠不僅大大加強牠的軍備，牠同時還單方解脫一切牠所担負的國際義務，或者對牠有利時，牠簡直破壞條約，牠避免各種在鞏固和平事業上的國際合作，謀害保護和平事業的國際組織，竭力離開其他的國家並設法使集體安全的組織不能成立。對於其他國家之捏造謠言，也正是爲了上述目的；法西斯主義爲了散佈謠言，設立了專門的國家機關，即所謂宣傳部，而領導這個宣傳部的人應當公平的說，實是最荒謬、最騙人的謠言捏造者和散播者，實是英國俗語所說的居於適當位置的適當人物。（鼓掌，笑聲。）

法西斯主義的軍事陰謀，並也威脅着蘇聯，在口頭上說來，好似因爲在蘇維埃國家裏信仰共產主義的思想而在事實上則確因蘇維埃國家本身就是法西斯主義覬覦的對象，而且也是牠在其他方面實在侵略的障礙。雖然法西斯主義在上台執政的時候，曾宣稱要與蘇聯保持最好的關係，甚至批准了蘇德關於友誼和中立的柏林條約的延長，可是當我們向牠提議保證蘇德二國共同的鄰國之安全與完整以後，牠就特別不喜歡我們了。而在我們與牠所認爲世仇的法國訂立了互助公約之後，在我們加入了國際聯盟並在那裏發揚我們的和平綱領之後，牠對於我們的忌恨心就愈益加強起來了。

法西斯主義借助於自己在其他國家中所僱傭的走狗和政友，進行瘋狂的煽動，並企圖盡量利

用這些國家中現有反對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之成見，其目的不外乎兩點：第一，就是要破壞這些國家與蘇聯之間站在國聯會員國地位上的現有聯繫；第二，就是要取得財政上的幫助以加強其軍備，而這種軍備，將來也許不一定用來反對蘇聯。

也許有人問我，如果法西斯主義的軍備在事實上不一定有反蘇聯的使命，那末，爲什麼這種軍備使我們不安呢？那我就用笑話來回答這個問題。當一隻狂吠的狗追撲一個人的時候，有人問他爲什麼害怕，難道他不知道狂吠的狗並不咬人；他回答說，這一點他是知道的，可是不敢相信，狗是否知道這一點。（全場大笑。）我們是布爾塞維克，並不害怕狂吠的狗，然而我們總是不會指望狗的覺悟。（全場大笑，鼓掌。）最好是用結實一點和長一點的棍子武裝起來。（全場大笑，鼓掌。）

戰爭挑撥者的勾結

法西斯主義在還主張集體安全制的國聯會員國中間既找不到同盟者而陷於孤立的地位，爲了在外表上粉飾這種孤立起見，他就去連絡那少數的與他一樣處於孤立地位的，贊同他反對國聯及反對組織和平的，並與他一樣抱着侵略目的的國家，同這些國家訂結同盟，訂結似乎是與「國際共產主義危險」作鬥爭的同盟。爲了更加確切起見，我要指出已經訂結的同盟，並不是三個國家間的同盟，而是德國和意國的同盟以及單獨的德國和日本的同盟。而且我們有確實的消息，說意大利無論如何都要效法他的新師傅德國，已經向日本提議訂立協定，而且協定內容也與那業已公佈的

一部份日德協定相類似。慕沙里尼先生與蘇聯保持正當的關係在十年以上，他之深信有國際共產主義的危險乃僅是在下述的兩種事件發生以後而已：（一）意大利破壞國聯盟約，侵略和奪取阿比西尼亞，而蘇聯會誠懇地和澈底地參加了國聯對意大利所採取的辦法；（二）蘇聯曾經出來反對在西班牙的法西斯武裝干涉。

這些反共產主義的國際協定底起草人，總想人們相信這些協定真正帶着思想上的性質，而他們顯然沒有看見他們使自己處在多麼可笑的地步。如果這樣來瞭解協定的話，那末，這些協定似乎就應當是說，德國法西斯主義雖然在國內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竭力剷除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甚至於民主主義，並已經有了四年，可是現在法西斯主義在本國之內又有了極大的共產主義危險，同時法西斯主義且不能自己克服這種危險而不得不尋找外國的援助。同樣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在十四年來統治國家之後，在使國家升到「帝國」的頭銜之後，又感到了共產主義危險，而且牠只有和德國及日本的法西斯主義一起，才能克服這種危險。日本政府進行了不懈的鬥爭去剷除國內的「有害思想」，却並不會達到自己的目的，以至不得不乞援於外國警察。這樣一來，就似乎正是法西斯國家，由於共產主義運動在其國內的勝利增長而驚惶萬狀了。就是這些協定表面上所提出的目的，也同樣是可笑的；這種目的，只可以這樣的來說：當日本共產黨員決意要到「自由」的德國去做逃遁客時，日本政府大概務須把此事及時通知德國政府，反之，德國政府亦然。當德國的苦工營裏或監獄

中共產黨人容不下去的時候，日本和意大利的政府顯然在牠們的監獄裏和苦工營內必須替共產黨人尋找號位（笑聲），反之，德國政府亦然。我們應當料想，這些訂立協定的貴國，務必互相借閱共產國際雜誌以及其他的出版物，或者牠們也許在集體創作的原則上，創辦一種報紙，而這種報紙將證明法西斯主義的理想優於共產主義的理想。此外很難設想這一種特殊的國際協定可以有什麼其他的實際目的。無怪乎關於這種協定的消息，據各國報紙的評論看來，在一切非法法西斯國家中，都引起了忍不住的雅笑。無怪乎消息靈通的人們不相信擬定業經公佈的日德協定兩條短短的條文，需要談判十五個月，需要由日本方面派遣將軍由德國方面派遣超等外交家來進行這種談判，需要在非常祕密的環境內，甚至瞞過德日正式外交機關來進行這種談判。無怪乎人們認為日德協定是用特別的密碼寫成的，以這種密碼所寫成的反對共產主義的字樣，完全不是字典上這一句話的意義，且人們翻譯這種密碼也是彼此不相同的。例如日本駐東三省的軍閥，就依自己的見解來翻譯這種密碼，牠破壞那長時間內在蘇聯與東三省邊界上的安寧，牠於兩晝夜間派遣好大的兵力兩次侵襲蘇聯的領土。可是牠沒有想到柏林協定並不能防礙遠東紅軍給牠以相當的回擊，如同紅軍從前回擊這一類侵略行動一樣。（全場歡呼，全體代表起立。高喊：「遠東紅軍萬歲！」「烏拉！」「布魯策（即加倫將軍）同志萬歲！」）

我們想在牠襲擊以後，當牠計算自己所運去的傷兵以及遺留在蘇聯境內的屍首和軍械的數

目以後，牠一定會想到了上述的一點。我們希望日本在東三省的軍閥雖有了柏林協定也總莫要忘記遠東紅軍懇切請求，請「牠離遠一點去挑選牠遊玩的地方。」（笑聲，鼓掌。）

和平之敵的虛偽與裝假

至於業已公佈的日德協定。我倒勸你們不要去探求其中的意義，因然這一種協定是毫無意義的，理由且也很簡單，就是這種協定只不過是另一種協定的掩飾而已，而另一種協定，則會同時談判，且已經簽了記號，大概也已經簽字，可是並不會公佈而且是不會公佈的。我斷言日本軍事參贊與德國超等外交家在十五個月內所談判的，正是擬定這一種祕密協定，在這一祕密文件中甚至共產主義這個名詞都沒有提到。

參加不久以前所協立的這些協定的，乃是三個退出國聯的國家，只此一點就足以看出這種協定的侵略性質了。不錯，意大利在形式上還參加國際聯盟，（編者按：現在已經退出了。）但意大利之所以還參加國聯，這只不過是如慕沙里尼先生不久以前所親口宣稱的一樣，他是在好意地希望國聯快死。所有這三個國家，都是以侵略和覬覦他國土地而著名於世，牠們都反對集體安全以及和平不可分離的原則。就這一點，已綽足以使這些協定帶着險惡的性質，並表明這些協定對於世界和平安全以及許多國家的利益成爲一種威脅。

同時，近來法西斯國家的積極活動，並揭露出牠們有些政治上的，似乎是綱領式的宣言和口號

乃完全是虛偽和裝假的。例如德國法西斯主義，曾屢次聲明除了互不侵犯公約以外，且這種公約也只有與接壤的鄰國才能締結，——牠原則上反對國際間的各種同盟和結合。可是牠與遠離幾萬公里並隔着幾個國家的日本，已訂立了協定，而且訂定的內容並不是互不侵犯，德國法西斯主義曾經宣誓，說牠是信仰使戰爭限於一隅這個原則的信徒。而牠與日本所訂立的協定，却要使一個大陸所發生的戰爭，至少要蔓延於兩個大陸，如果不更多的話。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在侵略阿比西尼亞以後，曾經說，牠的領土慾望業已完全滿足，從此以後牠決計與他國合作來鞏固和平事業，然而牠現在却加入侵略協定的系統。日本政府曾經向我們竭力聲明，說要與蘇聯建立和平關係，慫恿我們對牠採用通融的辦法，解決他所關切的一些懸案，然而牠現在却與德國訂立秘密的侵略協定，這樣就證明日本政府是否有誠意這一點上，也得不到什麼好的聲譽。日本政府且曾向我們切實聲明過，說我們向牠提議的互不侵犯條約，還在考慮之中，一俟一切懸案解決之後，也就可以訂立了，可是現在牠減少了自己外交上的獨立性，要訂立此項不侵犯條約，就須要看德國是否同意。

反民主的、侵略的法西斯國家，已經表示了自己的態度。牠們表示不願參加共同的國際合作來組織和平，來保證一切民族的安全。牠們節節向其他愛好和平的，首先是向民主主義的民族挑戰。現在是這些民族表示自己態度的時候了。

我們的政策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和平政策

蘇聯並沒有什麼理由來改變自己的政策，牠的政策，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和平政策。（長時間的鼓掌。）牠願意自己以及其他的民族都享受和平，因此牠曾經提議要與牠們合作。牠所期待於牠們的，並不是口頭上愛好和平而是實際上組織和平。不過蘇聯既不強求締結什麼同盟，也不強求訂結什麼結合。牠怡然自在，讓其他國家去權衡輕重，去估計在與蘇聯實行親密合作當中所能取得的對於和平大有裨益的好處，去瞭解蘇聯所能貢獻的，實多過其所獲得的。（鼓掌。）

我們今天在這裏所講的業已締結的協定，絲毫不改變實際的情況。危險並不在於條約，並不在於條約上的簽字，——無論這些條約和簽字之價值如何，——而在於有些國家的政府，把自己的外交政策建立在藐視和平的基礎上，建立在侵略和搶掠的原則上面，牠們企圖奪取一切照管不周到的東西。不過這並不能使我們害怕，因為我們沒有什麼照顧、不周到的東西。（鼓掌。）而其他的國家，其他的領土，則確已感到極大的危險。我們的安全並不依靠紙上的文件和外交上的勾結。蘇聯本身就已經充分的鞏固了。牠之所以鞏固，乃是由於牠的各部份都是彼此團結的，密切的與諧整的，在這堡壘之上，要加以新的最好的士敏土——這就是本屆大會所要通過的新憲法，——就會愈加鞏固起來。蘇聯之所以鞏固，乃是由於蘇聯內部所有的民族均有一致的意志，均有鼓舞牠們的共同目的。牠之所以鞏固，乃是由於牠有真正的民主主義。由於牠的全體人民都有不斷增長的積極愛國精神。蘇聯之所以鞏固，乃是由於國外千千萬萬勞動者對牠表示同情和愛慕。牠之所以鞏固，乃是由

於國家政權之集中以及居於領導地位的共產黨之無限的威望。（鼓掌。）蘇聯之所以鞏固，乃是由於牠有的是斯泰哈諾夫者，有的是英勇的機師以及各種體育運動方面的打破紀錄者。牠之所以鞏固，乃是由於人數很多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以及具有熱忱的全體青年對於國家及其理想表現無限的忠誠。蘇聯之所以鞏固，乃是由於牠有無限的天然財富，由於牠的規模宏大的工業不斷的提高和強盛。牠之所以鞏固，乃是由於牠的農業之集體農場的形式。牠之所以鞏固，乃是由於牠知道自己所具有的力量和牢不可破的威力。（鼓掌。）末了，蘇聯之所以鞏固，乃是由於牠有在大家所愛戴的名將伏羅希洛夫同志領導之下的光榮的紅軍和紅色艦隊。（大鼓掌，全體起立，向伏羅希洛夫同志熱烈歡呼，「烏拉」之聲震動全場。）如有那麼一天，當我們的海陸空軍不得不出動去保護祖國時，那末，我們相信，軍事上的斯泰哈諾夫運動，再加上當時所湧現的百倍增加的熱忱，那就一定會向全世界表現出，為各時代和各民族歷史上所空前未有的無限的英勇無畏，不怕犧牲，百折不撓的精神，以及布爾塞維克善於作戰的模範（鼓掌。）同志們，我深信，你們大家都深信，我們蘇聯，將和牢不可破的堡壘一樣了，巍然峙立，而法西斯海裏的濁浪一觸到牠，就會碰得粉碎。（大鼓掌。）我們這種信念之所以更加堅固，乃因為我們深深覺悟到這個堡壘的一切管理事宜以及這個堡壘的鑰匙，是操在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的手裏：是操在我們的光榮偉大的領袖斯達林同志手裏。（長時間的大鼓掌，全體起立，掌聲雷動，高呼「烏拉」，「各民族底領袖偉大的斯達林萬歲！」）

中蘇與世界和平

王亞南

一 一條侵略陣線與兩個和平軸心

在去年德意協定及德日協定相繼成立之頃，莫斯科新聞社論，曾有這樣一段議論：「希特勒組織所謂反布爾希維克集團之企圖，因德意及德日協定之締結，已開始實現於國際間，德意及日本外交政策之唯一推動力，乃絕頂恣肆的國家主義與瘋狂主義，侵略他國以擴大領土，乃至夢想支配世界。此所謂反共主義之口號，實爲自欺欺人之假面目。」

這三個魔鬼兄弟在反共口號下，都抱着「擴大領土」及「支配世界」的企圖。就法西老大哥墨索里尼說，他在劫奪了阿比西尼亞之後，還想對近東回教區進攻，且利用對奧匈的親善關係，向多瑙河流域發展，更製造西班牙內戰，以圖確立伊利伯安半島及西北非洲的勢力基礎，其最後企圖，則無疑是想變地中海爲內湖，以復活古羅馬帝國。

黑花臉希特拉的志氣更不在小，東歐多瑙河流域萊茵河流域，那是他認爲當然要略取的。通過西班牙戰爭，而在非洲西北攫奪根據地，而向英法索回殖民地，在他猶爲餘事，他必須囊括其國境北部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更進而佔有了蘇聯的整個歐俄國土，然後才算是實現了他理想中的第三帝國。

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打算，比墨索里尼希特勒還要狂妄得多，「征服亞洲，必先征服滿蒙，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這是他的野心的最大膽的暴露。整個中國已在其宰割劫奪中，他並已在利用中國的資源和領土，南對印度南洋等地，北對蘇聯，採取了有計劃的侵略步驟。在目前，這個迅速膨大的「大日本帝國」，似還比「新羅馬帝國」或「第三帝國」更有「前途」。

不過我在這裏要講明的，不是這三個法國家爲什麼抱有這種侵略野心，而是在它們分別實現這種侵略野心的當中，和平勢力能否或會否予以制止。

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二年即已登上羅馬的獨裁寶座，但他執行世界和平擾亂者的「大業」，却是近兩三年的事。因爲大黑花臉希特勒是在一九三三年登場的，墨索里尼利用希特勒在歐洲大陸方面的張牙舞爪活動，「輕易」成就了阿比西尼亞的征服；而在這前後，希特勒亦藉着墨索里尼的直接間接聲援，解除了凡爾賽條約課加於德國政治上軍事上的種種束縛。不過，到現在爲止，他們已有的成就，距離其上述理想，還是遙遠得很；而他們一年來在西班牙合演的侵略醜劇，則依舊毫無成績。這原因，並不是因爲他們的侵略活動，不夠猛進，而是因爲在歐洲早已形成了一個阻制他們侵略活動的和平軸心，換言之，即是因爲有了法蘇互助條約的存在。

事實上，德意協定的成立，雖然大體是由法蘇互助條約關係所促成，但以法蘇爲軸心而構成的西歐集體安全體系，却使德意有向遠東拉攏法西小丑日本之必要；同時，日本由「一九一八」事變以

來所造成的國際孤立局面，却更需要依仗德意爲其聲援。於是，自去年冬季以來，這三個擾亂世界和平的魔鬼，已經實行結成一條侵略陣線了。假使自那時起，遠東方面已有像西歐那樣的和平軸心，由是形成一個太平洋集體安全體系，則當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大規模侵略，和其對於整個世界和平的威脅，一定不會發生，至少是不會造成中國目前這樣的危境。

然則遠東或太平洋集體安全體系，將如何形成？其和平軸心，究將誰屬呢？

二 惟中蘇可以結成遠東的和平軸心

遠東關係各國，除跌入侵略陣線的日本，和利害關係較淺的法國外，其餘就是中蘇英美四國了。在這四國中，英美間的經濟利害衝突太尖銳了；蘇聯與英國或美國的社會政治立場太懸殊了；中國對英國或美國的關係，太不自然了；在某種場合或某種程度上，所有這些國家，雖都可結合起來，成爲一個集體安全體系，但要上述這任一組國家，構成和平軸心，則不易實現。這正是遠東和平軸心迄今尚沒有形成的原因之一。

但在這四大國中的中蘇兩國，却有種種理由可以協同擔當起這種和平任務來。首先就消極方面來講：

第一、這兩個國家都沒有侵略其對方或任何其他國家的要求或企圖。在中國方面固不必說，蘇聯實行十餘年和平外交政策的結果，就在最不放心中蘇聯的各資本主義國家，近年亦都承認蘇聯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

第二、這兩個國家早已沒有不平等的條約關係存在。帝國主義的舊俄政權推翻，所有它過去在中國享有的一切不平等特權，都由新政權取消了。此後所有中蘇兩國間締結的一切條約，都是建立在絕對平等的基礎之上。

第三、這兩個國家並沒有像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那種經濟衝突事實存在。蘇聯是比中國還要地大和同樣物博的國家。有計劃的生產與消費的調節，其國外市場亦是不會佔有決定的作用的。而在外貨泛濫的中國方面，更是無從發現阻撓蘇聯經濟發展的痕跡。

就以上三點說來，中蘇兩國之間，在消極方面剷除一切合作的障礙了，而況它們在積極方面，還有其緊密結成和平軸心的種種便利與要求。

以言其要求，則可從它們各本國立場與世界立場，分別解述。

(一) 就其本國立場言，蘇聯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中國亦在從事國民經濟建設，這兩種建設的性質及其前途，雖互不相同，但其對內對外需要和平，則無二致。

(二) 就世界立場言，我們當前的世界，雖在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已經變了顏色，但其餘還是受着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勢力的支配。但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不得不在現階段，表現出帝國主義的侵略姿態。所以世界的和平要求，必得加担在反資本主義，反侵略政策的蘇聯身上；可是蘇聯要担

當起這種任務，必得聯絡一個在某些方面比較容易與它合作的國家，它在西歐同法國結成和平軸心，就是基於此種事實；在遠東方面，它要成就同一任務，當然只好選定中國合作了。

而況中蘇兩國在結成和平軸心的關係上，還有許多便利：

(一) 就地理環境上說，中國與蘇聯國境線毗連。中國由東北部的東三省，以至西北部的新疆，都與蘇聯爲比鄰，故蘇聯同中國結成和平軸心關係，較之它在西歐與法國結成的關係，當更加密切，更加容易維持了。

(二) 就歷史關係上說，中國在一九二六年以前的國民革命運動，蘇聯曾盡了莫大的助力，聯俄爲孫中山先生所定的三大國策之一，中山先生的臨終遺囑，且特別表示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一九二七年國共分家後，中蘇的關係，是頓改舊觀了，但這十年來的痛苦教訓，特別是近六年來遭受日寇宰割凌辱的悲慘歷史，已經使我們回味到中蘇聯合的利益了。至中蘇兩國人民由過去斷續友好關係所培植起來的共同信念與真摯情感，那是其他任何關係國家所不能企及的。況且

(三) 就彼此利害關係上說，蘇聯在遠東方面的敵人，與中國當前最兇暴的敵人，祇是一個，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日本在每次侵略中國時，都一定要對蘇聯採取進攻的姿態；而且它在大規模侵略中國之始，還必定予蘇聯以試探的襲擊；等到侵略中國的軍事活動告一段落，立即就表示是對

蘇聯的攻擊前進了一步。這一切都說明中蘇如何應協同對付共同敵人，並說明在對付共同敵人的合作上，彼此該有如何大的利益。

三 惟中蘇互助協定可以挽救中國及世界的危局

這次中日戰爭爆發後，中蘇之間已經簽訂一種互不侵犯條約了。這個條約的簽訂，對於中蘇間過去的不愉快關係，當然有一大改進；至少，蘇聯對於中國會迫而加入防共協定的猜疑，算是祛除了。然而，在當前的局勢下，這樣一種消極性質的條約，究不夠挽回中國迫在眉睫的危境，從而，也就不夠挽回世界的危局。

三個月以來的戰爭，在上海方面，我們雖然把敵人的兇鋒挫減不少，但整個北戰場上的戰爭失利，幾乎把黃河以北的領土，大部分給敵人佔奪去了。而且，敵人的五六十萬大軍，幾百架飛機，幾十艘戰艦，還繼續在中國各地方肆其侵略與屠殺。

為挽回這種危境，為阻制敵人，我們除了動員全國大軍，與敵人拚死作戰外，並還在外交方面，向國際聯盟呼籲了，向九國公約各國申訴了。呼籲申訴的結果，雖然在最近，正在召開國際聯盟與九國公約關係國合作的比京會議，但這個會議的前途，却不但無補於中國目前的危境，而且還會加深那種危機的程度。因為這次會議是以英美兩國為中心而召集的。根據過去兩週間英美兩國政府當局所表示的態度，就知道它們沒有制裁日本的決心，它們一再表示的「和平」、「調解」，其實就是強

迫中國接受屈辱投降的條件。這種「調解」在開始時就不免要削滅中國的抗戰決心；「調解」有成，更將導來中國一種更淒慘更不可挽救的分崩離析局面。所以在外交戰上，我們雖然大可利用北京會議，作爲宣傳的舞台，作爲活動的場所，但要挽救危亡，却得採取非常有效的外交途徑。

那就是進一步與蘇聯成立軍事互助協定。

不錯，與蘇聯締結這種協定，在內政上，勢須調整政治機構，動員全國大眾，使既成的政治勢力和社會關係，發生某種程度的變革；在外交上，更須把過去所走的英美路線，或對英美依存主義，略加轉換。這是值得考慮的。但在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前提下，我們不但不應對於國內某一階層的意嚮過於遷就，就是對於英美各國的意嚮，亦不應過於依從。因爲就前者來說，任何社會階層的利益，是要在整個民族危機得到挽救的情形下，才能真正保持的；就後者來說，最重實利的英美諸國對於中國目前的進一步接近蘇聯，雖難免引起反感，但等到中蘇軍事互助協定成立了，它們又必然會作一種適應新環境的打算。

總之，這一切都不值得我們過於顧忌，我們應以極大的決意，走向挽救民族危亡之路；和願意幫助並極能幫助我們驅除日寇的蘇聯，在戰線上攜起手來。中國由此得救了，遠東始有真正和平可言，而目前正待蔓延到整個世界的戰火，亦將受到有效的阻止。所以，中蘇軍事互助協定的結成，不但是中國存亡攸關的大問題，且爲世界和平之所繫。

保衛中國就是保衛和平

英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

——爲保衛中國擁護遠東和平宣言

大規模的戰爭正在中國中部進行着。日本轟炸機殘殺未設防禦的城市的居民，並將那些城市化爲焦土。英國籍的人民被日人在上海挑撥起來之日，更厲害的戰爭所威脅，而紛紛逃命。

在法西斯侵略西班牙的恐怖之外，又加上了法西斯武力侵略中國中部的恐怖。

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佔據滿洲和中國北方之大部份土地，（包括古都北平）現在又調重登陸以便攫奪中國中部之肥沃區域。

日人進行之無理取鬧的戰爭，將使外國貿易遭受廣大的破壞，特別是英國的紡織工業，將大受影響。

中國人民正在英勇地保衛自己底國家獨立，反對瘋狂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世界其他國家的和平大有賴於中國人民英勇鬥爭的勝利。

日本帝國主義所挑撥起來的大屠殺，就是德意日三國法西斯集團重新瓜分殖民地與市場的戰爭之新的和更危險的階段。

因爲對法西斯強佔阿比西尼亞的暴行，不會作有效的抵抗，因爲那些民主國家不僅允許法西

斯實行侵略西班牙，並且實際上阻止西班牙民主政府購買軍械以自衛，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就認為他們也允許它去毀滅中國人民的獨立了。

爲達到此目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準備組織帝國主義血腥紀錄上空前的大屠殺。

法西斯同盟是英國政府的整個政策所滋養的。英國政府於一九三二年拒絕美國關於太平洋合作的建議，於一九三六年藉不干涉的欺騙而便利了法西斯在西班牙的侵略，今天，英國政府又在企圖遷就法西斯同盟匪幫——歐洲之德意，遠東之日本。

因爲這個政策，因爲英國政府反對和平國家在反法西斯侵略的互助公約之基礎上聯合起來，所以法西斯同盟的國家就放步前進，以求其目的之節節實現。

除非和平力量一致聯合，則德國法西斯在中歐的暴舉將跟隨日本進攻中國中部而來。因之，英國政府防止建立和平集團的政策，實際上就使新的戰爭爆發起來。

全世界工人階級運動不統一的事實也就使和平力量不統一。

因爲英國工人運動中之某些領袖對共產主義的仇恨，超過他們對法西斯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所進行的戰爭的害怕，所以他們反對在國際範圍內成立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四年多以來，法西斯對於世界和平的危險，已是明顯的事實，但英國之主要領導沒有一時一刻放鬆其反對統一的鬥爭。因爲他們拒絕在英國建立統一戰線，所以阻止了英國人民在一個真正和平政策的周圍團結。

起來。他們在英國政府政策所產生嚴重的結果的前面，竟還拒絕統一的政策，並決定不投反對票去反對這一與法西斯國家同謀的政府之軍事預算。

要等待法西斯同盟猖獗到什麼程度，英國工運才不反對國際統一呢？

我們對於把英國人民推入戰爭的英國政府還要容忍到什麼時候，而不去建立英國一切愛好和平人士的統一，來反對這個以放縱法西斯進攻和平與民主為政策的政府呢？

這個問題，是每一個男女工人，每一個職工會員必須回答的，因為不建立這個統一，則世界大戰的門戶還是洞開着。

有了統一，就可以動員英國人民去反對英國政府，使政府相信，英國的自衛需要和法國及蘇聯作堅固的合作來維持和平。可以使政府相信，英國要自衛就須給西班牙人民以方便，使之得到必需的武器去擊敗法西斯的侵略。

英國政府與美國蘇聯英國自治領土的政府向合作，會使中國人民得到幫助來驅逐日寇。

世界大戰日更逼近了，然而英國的國會尚在假期中，內閣大臣開會討論政策而不受國會的監督。

停止這個只能幫助法西斯侵略之祕密的外交！

要求召集國會，召集國聯會議！

緊決要求工黨全國委員會開會，並領導英國勞工

組織向日本大使館的示威！

組織保護和平與民主，反對法西斯集團的進攻之羣衆示威！

組織對英勇的中國人民表示同情的大會！

保衛中國就是保衛和平！

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英國共產黨機關報——工人日報）

中國爲保衛和平與自由而戰

柯格萊

數月來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對中華民族作可怖的併吞及毀滅之企業；以過分的獸性發展其侵略；肆意轟炸平民，充分利用毒瓦斯及達姆達姆彈。

全世界人士深惡日本帝國主義者每日所犯之強盜與殘酷行爲已起而反抗，蓋對開化已久，愛好和平而又有最莊嚴條約如國聯盟約，九國公約，凱洛公約等以爲保障之國的野蠻侵略，實毫無根據足以斷其是也。中華民族一如西班牙民族爲自衛而應戰，以反抗欲使之爲奴隸的侵略者。中華民族一如西班牙民族，以武力保衛和平，反抗對全世界殺人放火之海盜聯合行爲。當希特勒飛機師轟

炸馬德里及麥塞倫二城婦兒時，橫濱方面正在卸下萬千噸德國炸藥以供屠殺上海平民及轟炸毫無軍事設備之南京廣州等城市之無恥之徒。

中華民族一如西班牙共和國正爲民族解放對侵略者抗戰。在地球上兩極端之兩大民族爲獨立自尊，爲國內統治自由，爲民主基礎上之主權完整等權利之保障而鬥爭。

由地理形勢言，中國與法蘭西相距甚遠也，然團結一氣之中華民族目下所保衛之利益與吾法蘭西所有者相近，如果與法西斯聯合之日本軍閥，在中國獲得勝利，則將堅決地使日本統治者更爲傲慢自大，而歐洲法西斯亦復如是。

誰不首先視及日本帝國主義掌握中國卽所以威脅法屬安南乎？日本外交在暹羅之特別活躍實非徒然。東京政府所以努力與安南爲鄰之擬谷政府建立最親善關係者，不外乎欲傾其注意力於法領交趾也。

更有甚者，日本在中國獲得勝利將助長法西斯運動之氣餒及歐洲法西斯新進攻之發動。日德協定宣布後，日本要人如 Kurod 者對東京經濟雜誌「金鋼石」記者所發表推翻世界現狀爲毫無問題等之不願廉恥之談話，吾人固未嘗忘之也。是以法蘭西民衆欲在其國內擁護和平及民主制度，應爲日本侵略中國而奮鬥，一如其爲德意干涉西班牙之過去與現在之繼續奮鬥然。團結如手足之各工黨，民主主義者及愛好自由和平者必須自覺與中國民族一致，尤予以最完善之援助，俾將日

本侵略者遂出中國國境以外而後已。

中華民族之英勇抵抗使其國中在反法西斯侵略下而統一，更在共產黨號召之有力統一陣線下動員全民族力量，已阻止日本前進而得趕上遲滯不前之軍事技術。中國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其他各黨派之合作，軍事指揮之統一與救國運動等雖受種種阻礙，然已進步不少。

中國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之人口，其領土比西班牙大二十倍，物原又富，故地大物博，人口衆多，足以爲獲得法西斯蒂強其應戰之最後勝利。中華民族之英勇及團結實足以保證其利用富源之正當。法蘭西工人及愛好和平自由者之心臟乃與上海山西兩方之戰鬥員一致跳動，換言之即同心協力是也。凡法國民主主義者皆靜候其國家採取有效措施；反對日本法西斯黨無恥侵犯國際條約；反對封鎖中國海岸；反對侵略者利用租界爲作戰之根據地。

凡法國民主主義者皆切盼國聯有遵守盟約之義務，對日本侵略者實行制裁；不以一文，一砲供給日本軍閥；對日本所需原料亦予以斷絕供給；抵制日貨及日商船；維持與中國經濟財政關係及中國民衆在租界內之愛國運動得以自由；凡此皆爲主張擁護世界和平及欲保衛之者之自然要求也。在非人道轟炸下而犧牲者無慮萬千，受戰事影響之難民何止數十萬，皆切需法蘭西及各國工人與民主主義者之金錢，糧食，衛生等之援助也。法國之中國之友協會對動員一切毅力爲中華民國之正當利益而服務之進行甚爲活躍。吾人希望（一）普羅階級及工人；（二）所有真正願及自由

權利之民主主義者；（三）所有法蘭西人認識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禍足以殃及其本國者皆予以援助焉。

法國工人在中華民族爲和平自由而抵抗之有價值之奮鬥中應聯合一致發動國際間連帶關係之行爲乃無上光耀之義。

日本既蔑視條約而繼續侵略中國矣，是則法國爲條約簽字國，須首倡應有措置以阻止侵略者。凡擁護國際公法及民族自由之法蘭西人應給予中華民族有權利希望應得之物質上及道義上之援助。

中華民族已起而對日本人——爲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法朗哥等之同犯——戰爭之鼓動者作英勇之抗戰矣。然則其應享受凡愛好自由與進步者共同坦當連帶責任，不亦宜乎？

（譯自法國「人道報」 Georges Cogniet 原作）

中日戰爭與世界和平

對於日本要求和平談判的條件

毛澤東談話
史沫特來記

【問】如果爲了建設中國的民族戰線的政府，今後對於日本的和平條件是怎樣？中日兩國已經進行談判未？

【答】如果日本希望和平，我們是不拒絕談判，但我們的和平條件應該是這樣的：

第一、日本須根本取消對中國的侵略政策。就是取消所謂「大陸政策」及廣田三原則，敬重中國的獨立，把兩國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

第二、歸還東北四省及察哈爾北部，取消「滿洲國」，取消殷汝耕的冀東政府。

第三、撤退華北駐屯軍。

第四、停止日本飛機在中國國境內自由飛行。

第五、撤消日本在各地的特務機關。

第六、禁止在中國國境內的日本人對中國人施行橫暴無理的態度。

第七、消滅走私。

只有日本同意談判這些條件的原則之下，才能夠進行和平談判。犧牲中國的領土主權的一切談判，我們是誓死反對的！但是，你知道目前日本決不會有這種可能的！

【問】那麼，對日戰爭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吧？

【答】不可避免！如果日本不停止侵略，戰爭是決不可避免的！日德協定之後，戰爭的威脅已經更加迫切了！

日本帝國主義說「國共合作會妨礙遠東和平」對嗎？

【問】日本這方面宣稱：中國的國共合作會妨害遠東和平，你要怎樣答覆這種理論呢？

【答】日本軍閥的所謂「遠東的和平」就是指日本雖然進取中國，中國也不應抵抗，而進取中國有關係的各國如英、美、法、蘇等，也不應反對。那種「不戰而亡人國」就是他們所尋求的所謂「遠東的和平」。然而，還有另一種的遠東的和平，就是實行我上述的方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歸還東北四省，撤退駐屯軍等等，使中國人民過着和平生活，世界各國能夠和平地與中國通商，這就是別種的遠東和平；而且這種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是中國人所希求的，是世界各和平國家所希求的，也是日本人民所希求的。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們反對「遠東的和平」即是前者所說的「和平」，我們又贊成遠東的和平，即是後者的和平。我們主張以前者的「和平」換取後者的和平。所以日本軍閥口中的所謂「和平」不外是戰爭的代名詞，不外是使中國人做奴隸的代名詞，不外是使世界的和平國家感受威脅的別名，同時又不外是給與日本人民以極大的損害底別名；我以為這種「和平」只有走向更多的「妨礙」。

中日戰爭與世界和平有沒有矛盾

【問】中日戰爭與世界和平之間有沒有矛盾？能夠探求出調和的基點嗎？

【答】中日戰爭與世界和平之間，決不會有矛盾的。世界的大多數國家及人民都希望着和平，而反對日本軍閥。這種矛盾，依據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方針是不能調和的；解決這矛盾的唯一的路，只

有全世界的和平國家與中國一同反對日本的侵略政策，強制日本軍閥服從世界的公論。在他方面，如果抗戰難以避免則中國必須抗戰！只有這樣才能予侵略者以打擊，才能適應世界和平。世界調和的基礎，制裁侵略者，都是建立在抵抗的政策之上的。

一切和平條約能阻止日本作戰嗎？

【問】你以為九國條約，非戰公約，及國際聯盟的和平條約，能否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作戰？你以為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那些條約有怎樣的作用？有怎樣的意義？

【答】那些條約，在今日看來，表示着和平的希望；所以，侵略國家必然表示堅決的反對那些條約的。但是那些條約對於像日本帝國主義這樣的國家，僅僅有道德、制裁的力量，對於阻止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決不可能的。那些條約在中日戰爭的時候，決不能夠發生什麼大的作用。所以沒有實際政治上的大意義。要阻止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必須有一種新的條約，那條約中必須是包括以武力對付日本的侵略底具體事項的太平洋集體安全條約。只有那種條約，才能實際地阻止戰爭，才能在戰爭起時很迅速地使戰爭終結。

如果沒有國際的援助中國能否單獨對日作戰？

【問】聯合戰線政府成立後就馬上對日本戰爭嗎？還是經過相當的準備時期呢？

【答】這必須看日本的情勢。日本在什麼時候進攻中國，則中國馬上抗戰；但是，我們決不是向日



本挑戰，我們的方針是自衛戰，所以，我們應該從各方面去準備，去對付事變；我們決不反對準備，但是我們反對所謂「長期準備」，反對以準備之名實行妥協！

【問】如果沒有國際的援助，以中國現有的資源和財力足以發動勝利的抗日戰爭嗎？中國可以支持戰爭的財政經濟底負擔嗎？

【答】雖然如果沒有友軍，中國亦必然抗戰的；以中國的資源與自然條件，可以支持長期抗戰的。紅軍十年來的鬥爭史，就是活的證據。但是我們正需求友軍，正如日本已經有他的同盟一樣，我們決不會孤立的。所以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五國，建立太平洋聯合戰線。這個聯合戰線是援助中國，同時也是各國互相援助。我以為中、英、美、法、蘇聯合一致，才不虞被敵人各個擊破。

意·德會援助日本嗎

【問】在目前日、德、意同盟狀況之下，這樣的戰爭，日本的經濟、財政、貿易等有沒有受影響呢？日本是否通過這兩國的援助而去戰爭呢？

【答】日本對中國戰爭的最後結果，必然失敗，日本的財政、經濟、政治必然破產。

他的夢當然是很美麗的，但是從我看來，必然陷到悲慘的地步。中國人有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自信力！

#578
476283

16
476283
123
③



\$ 0.20